



四書人物聚考

十六  
止



□ 12  
3019  
16







增補四書人物聚考卷十二

告子上

杞柳



爾雅云楊柳所謂

蘆澤之蒲是也

山海經宛山之西有

谷焉名曰糝谷其木

多柳

通志云柳曰矢棘杞

柳亦曰澤柳

杞柳屬生水傍又枸杞多生荒城版岸之上

柎柳爾雅注云柳當作柎柎柳似柳皮可以煮作羹

從木牙聲楊蒲柳也從木易聲檉春河柳也從木聖聲

篇無折我柎杞柳屬生水傍樹如柎葉粗而白色理微赤四其篇集於苞杞枸杞按詩有三杞將仲子

春暮而杞可食也南山有臺篇南山有杞樹如檉名枸滑湛露篇在彼杞棘四月篇隰有杞

檉杞枸檉檉赤棘詩義疏云蒲柳之木二種一種皮正青一種皮紅正白葉皆長廣

可為箭竿詩柳展宮眉翠拂行人首又曰紅入桃腮青回柳眼節華已破三

分今淇水傍魯國泰山汶水邊路純杞柳也齊民要術云楊性勁直堪為屋柱

增補四書人物聚考卷十二 告子上



柳性懦軟久無不曲比之白楊不如遠矣

古今合璧云

樹高二三丈許屢纏枝條

桓温北征經金城見所種柳皆十圍

葉細而長者曰柳樹低枝立葉小者曰楊楊花入水經宿化為浮萍柳花漫空

如雪 陶淵明為彭澤令少有高趣宅邊有五柳因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

集李固言木第時行古柳下聞有彈指聲因言問之應曰吾柳神凡四君已用柳汁染子衣矣果得藍袍當以棗糕祠我固言許之未幾狀元及第

栝栢

疏按說文云栝栢也卷曲木也所謂器似升屈木作是也 朱子曰栝栢似

今栝栢合子杞柳恐是今做合箱底栢北人以此為箭謂之栢箭即蒲柳也

湍水

說文湍急瀨水又云瀨水流沙上也今謂縈迴之水者言其水流沙上縈迴之

勢湍湍然也 許慎淮南子注曰湍水行疾也

楊子善惡混之說

楊子脩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氣也者所

適善惡之馬歟

佛氏謂作用是性註

朱子曰禪家說何如是佛曰見性成佛如何是性曰作用是性蓋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執足之運奔皆性也

雪

夏小正曰大戴禮云天地積陰温則為雨寒則為雪

命苞曰陰氣凝而為雪

春秋元命苞曰陰氣凝而為雪

釋名雪緩也

言雪淫之無高下也

水下遇寒而凝緩緩然下也 汜勝之書云雪為五穀之精爾雅云雪與雨雜下

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雪不封條

曰霰韓詩外傳云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六者陰極之數雪花曰真花

已

雲曰同雲 詩云上天同雲雨雪雰雰同 埤雅說 凝雨說物者從彗蓋雪帝之

掃者也亦能淨垢穢若掃所謂以黍雪桃者以淨為義臘雪握之輒聚立春以



越人王冕  
當大雪赤  
脚管滑岳  
峯四顧大  
呼曰遍天  
地皆白玉  
合成使人  
心胆透徹  
使欲飛去

後不復可搏亦以微温搏之故也。里語以為春雪不能蠲壓瘴癘其以此乎。  
謝靈運雪賦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岐唱發誅於來思，姬滿甲  
歌於黃竹，曹風以麻衣比色，楚謠以幽蘭儷曲，盈尺則呈瑞於豐年，表丈則表  
沴音泰於陰德，雪之時義遠矣哉。  
三層通雪本雨也，緣寒盛於空中，結而成雨，  
為氣之和，雪為氣之陰，又曰：陰氣退，伸苦寒成雪。

炙

食志或燔或炙，博曰：炙，炙肉也。箋云：炙，用炙也。從獻之俎，又曰：燔者，火燒之名。  
云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  
帝王制官九市車行酒馬行炙。楚屈建曰：祭典庶人有魚炙之薦。  
釋名炙，炙也。炙於火  
上也。猶炙全體，炙之各自以刀割出於胡貊之為也。

孟季子

孟仲子為孟子從昆弟，以仲季少，序攷之，季子又當為仲子之弟也。

尸

坊記子云七日戒，三日禭，一曰齊，承一  
人馬以為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故祭祀必立尸。  
字宙大夫祭之道，孫為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  
疑誼云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故祭祀必立尸。  
疑誼云夫祭之道，孫為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而曰明子事  
父之道，詎非夷蠻之道哉。然則何以誤言於古也。尸，主也。謂木之為主也。祭成  
喪者必有尸，以其主立也。祭而有尸，所以出主也。尸必以孫。孫抱木主而出也。  
孫幼不能抱，及無孫使人抱之，所以抱其主也。夫婦共尸，二主之合抱也。始死  
無尸，未立主也。神具醉止，則非尸所食，儼如在也。皇尸載起，還主於廟也。舉宰  
觴詔安尸，所以安主也。故曰：尸，神木也。以木而象其神，以有依也。  
周郊祀，裴冕一人執戈送尸，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祀五帝，則沃尸，及



於臣在廟  
中則全於  
君若在廟  
門外則疑  
於臣入廟  
而則全於  
君全於子  
是故不書  
者明君臣  
之義也

左傳注云  
冬日可愛  
夏日可畏

王盥守祧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鳥鷺之序言神祇祖考而詩稱公尸則  
几祭有尸矣春秋傳曰晉祀夏郊董伯為尸傳曰舜祀唐郊丹朱為尸又周公祭  
泰山以召公為尸曾子問曰卿大夫為尸於公則凡尸皆貴者矣祭成喪者必  
有尸尸必以孫孫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此大夫士之禮歟蓋喪  
禮始喪而奠則無尸以人道事之也既葬而祭則有尸以神道事之也祭祀同  
凡則二尸儀禮曰男男尸女女尸謂虞祭也通典祭所有尸皆鬼神無形因尸  
而卒祭設坐尸周坐尸詔侑無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今柳  
道州人每祭祀迎同姓丈夫婦人伴神以享亦為尸之遺法

冬日 夏日

席夔冬日可愛賦云冬實窮節日為至陽方復竹凋松之嚴物無不懼觀麗天  
出地之旭愛何可忘依巢之鳥感微煦而和鳴帶雪之林假餘光而皎色 賈  
嵩夏日可畏賦云烟勃乎扶桑之津陽沸乎咸池之水八紘疑火井之內六合  
若炎丘之重

蘇氏胡氏之說註

新安陳氏曰蘇東坡論性謂自堯舜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曰中曰一未嘗分  
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交矣胡文定公論性謂不可以善言纔說  
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只是贊嘆之辭說好個性如佛言  
善哉善哉五峰論性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  
善惡辨不可以是非辨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註

韓子原性篇性也者與生俱生者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  
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  
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 又云性有



三品雜性情而為言也。必若孔子之言而後備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是合性情言之也。而諸子之說在其中矣。宋儒析性情為義理氣質之分，似也。而曰孔子之論性，乃氣質之性；孟子之論性，乃義理之性。方主孟子而陰若不足，孔子者非也。或曰：若子之論性固善矣，則是堯舜無情，桀紂無性也。曰：善哉！子之問吾，盡論子堯舜非無情，性其情也；桀紂非無性，情其性矣。吾非善子之問，為是也。得子之問，吾說益明，是以善之也。

性情

李善曰：性者本質也。情者外染也。程子曰：人具生之理，是性。陽氣，陰生處是。

白虎通曰：性情者何謂也？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也。人稟陰陽之氣而生，故內懷五性六情。情者靜也，性者生也。此人所稟六氣以生者也。故鈞命決曰：情生於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以理也。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理欲，性有仁也。五常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也；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

然

禮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於事，見微者也。信者誠也，專

胡五峰曰：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化。

一不移也。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為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六情者何？謂也。喜怒哀樂愛惡謂六情，所以扶成五性。性所以五情，所以六者何？人本合六律五行氣而生，故內有五藏六府，此情性之所由出入也。楊升菴性情說云：尚書而下，孟荀楊韓，至宋世諸子言性而不及情，言性情俱者易而已。易曰：利貞者性情也。莊子曰：性情不離，安用禮樂，甚矣莊子之言性情有合於易也。

楊子曰：人之性善惡之混。

韓嬰曰：卵之性為雛，不啻不平，則不成為。

王弼曰：不性其情，何以久行其正？是易之所誰利貞也。莊子所謂不離也。故曰：君子性其情，小人情其性。性猶水也，情猶波也。波興則水墊，情熾則性亂。波生於水而害水者波也，情生於性而害性者情也。觀於濁水，迷於清淵，小人也。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者，君子也。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舉性而遺情，何如？曰：死灰觸情而忘性，何如？曰：禽獸。古今之言性情者，易盡之矣。莊子之



雜商之性  
為絲不淪  
不練則不  
成爲絲

朱子曰有  
是形則有  
是心而心  
之所得步  
天之理則  
謂之性性  
之所感於  
物而動則  
謂之情

班固曰性  
者陽之施  
情者陰之  
化也

西斌諸國  
志云天竺  
以十一月  
六日爲冬  
至則麥秀  
十二月十  
六日爲臘  
則麥熟

言有合於易者也。述性情說。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心情也，道心性也。精一執中，約情之偏而合性之中也。詩：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則象謂之物。法謂之則。五性出於五行，金神曰義，木神曰仁，水神曰智，火神曰禮，土神曰信。是五性之物之則也。六情出於六氣，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善生於風，惡生於雨，樂生於明，哀生於晦。是六情之物之則也。禮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情之慾也。天靜曰性，欲動曰情。孟子曰：人之性善，言性也。未及情而言之也。荀子曰：人之性惡，言情也。未及性而言之也。賈誼曰：少成若天性，又曰：性者神氣之所會，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而通行於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潤厚而膠，謂之性。其所謂潤厚而膠者，今人名物之堅者曰有性，不堅者曰無性之謂也。孝經緯曰：魂者芸也，情以除穢魄者白也，性以治內。趙臺卿曰：性情相與表裏，談助曰：情本性中物。陳搏曰：情者性之影，凡此言性皆先於伊洛，其理無異，而辭旨尤淵。宋又乃謂漢唐人說道理如說夢誣矣。

麩麥

說文：麩，周所受來麩也。蔡邕月令章句云：首種謂宿麥也。麥以秋種，故謂之百種。野

日：百穀各以初生爲春熟，爲秋麥，以初夏熟，故以四月爲麥秋。春秋佐助期云：麥

神名福習。鄉人以禮祭之。孝經援神契云：黑墳宜黍麥。唐書：大軫國貢碧麥，形大

於中國之麥，粒表稟皆碧，香氣如粳米，食之體輕，多可禦風。說文：麥，金也，金

旺而生，火旺而死。本草：麥有四種，曰大麥、小麥、穡麥、蕎麥，惟大麥久食令人

肥白，滑肌膚，爲麩勝小麥，而無躁熱。詩：思文篇，稂莠穰穰，稂莠也，稂小

大載禮云：所麥實，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見之也。禮月令云：季春之月，

天子乃祈麥實，孟夏之月，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曾南園書後卷下五告子上



易牙

易牙雍人名巫牙其字也善調味能辨淄澠之水淄澠齊二水名齊桓公好內多內寵

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公子無虧有衛二姬故以少長別之少衛姬生惠公公子元鄭

姬生孝公公子招葛蘼生昭公公子潘密姬生懿公公子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華子華氏之女

也子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欲立之雍巫即易牙有寵衛共姬衛姬

因寺人貂以為薦羞於公寺人奄宦名貂者有寵於桓公故易牙因之而薦公曰

子善調味乎吾蓋盡嘗天下之味矣唯蒸嬰兒之味未嘗易牙遂蒸其首子而

獻之自是亦有寵於公公許之立武孟出左傳傳公十七年管仲有疾公曰仲父之疾草

矣將何以教寡人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公曰烹其子以儆寡人尚可疑耶

管仲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卒公逐易

牙三年復名用之及桓公疾易牙與寺人貂相與作亂塞宮門矯以公命有婦

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飢欲食我渴欲飲而無所得何故對曰易牙作亂塞

宮門飲食不可得矣公嘆曰死者有知我何面目見仲父乎遂蒙衣袂而絕呂

氏春桓公南遊堂阜豎刁率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為亂桓公渴餒而死

三月不收虫出於戶論語引齊桓公北伐中山還倚柱嘆曰天下珍物悉易

得未得人肉食易牙歸斷其兒兩手以啖君淮南子曰史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常一哈水如甘苦知矣又曰

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聘葬

耳

文子問道老子曰學問不精聽道不深上學以神聽神聽學在骨髓中學以心聽以心

學在肌肉下學以耳聽以耳聽者博物志云南方有落頭民其頭能飛以耳為翼拾

沐胥國人左耳中出青龍右耳中出白虎龍虎初出皆飛去地十餘丈雲繞

龍風吹虎俄而以手一揮龍虎皆還入其耳

曾補四書卷下孟告子上

七

十二卷

心命包云

耳者心是



師曠

春秋師曠字子野為晉樂師時稱多聞凡國之疑議必諮稟之平公立問人君  
 別傳師曠字子野為晉樂師時稱多聞凡國之疑議必諮稟之平公立問人君  
 之道曠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汨  
 溺於流俗不拘係於左右廓然遠近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  
 操也他日公問於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賢對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各犯三  
 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不知其賢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  
 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信也 師涓從衛靈公聞鼓琴聲於濮水上寫而習之  
 靈公之晉見平公平公置酒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曰今日來聞新聲請奏之  
 平公曰可即令師涓坐師曠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  
 也不可聽平公曰何道出師曠曰師延所作也與紂為靡靡之樂武王殺紂師  
 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今聞此聲必與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平公曰寡  
 人自樂駕  
 以自樂駕  
 迎晏于晏  
 子朝服而  
 至曰齊國  
 三尺以上  
 方能勝嬰  
 與君所以  
 不敢者重  
 禮也公乃  
 更衣而坐

曰美哉國乎鬱鬱泰山使古而無死者則寡人將去此而何之俯而立沾襟  
 子高子曰然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也鴛馬柴市可得而乘也且猶  
 不欲死况君乎俯泣晏子曰樂哉今日之遊也見怯君一而諛臣二使古而無  
 死者則太公至今猶存君方將披蓑笠而立乎缺畝之中惟事之恤何暇念  
 死乎景公慚舉觴自罰因罰二臣  
 雞斯  
 集云齊威公時虹貫牛山管仲諫無近妃  
 官 明僑宇登牛山記云牛山在臨淄之南十里子往而登之泰沂駝稷四顧  
 而有風烟雲日百里而見

奕秋

奕秋善奕者名秋也子華子云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當奕之思有吹笙過者  
 傾心聽之將屬未屬之際問以奕道則不知也非奕道之深情有暫暗差滑之  
 也隸首天下之善筭也當筭之推有鳴鴻過者彎弓擬之將發未發之間問以

漢張良傳  
 云奕秋以

曾補回書卷下 告子上



棋局取譽

三五則不知也。非三五之推。筭有暫昧。鴻亂之也。故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察。專於聽也。鼈無耳。而目不可以聞。專於視也。以瞽鼈之微。而聰明睿者。非用心之一哉。是故學者必專勤精思。以入於神。若心不在學。而強誦誦。雖入於耳。必出於口矣。

鳴

五代莊宗合璧事類云。鵠禽之大者。色白。又有黃者。有丹者。善高翔。湖海江漢間有之。楚辭

能仰中雙鵠。黃鵠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識天地之盈虛。漢昭帝歌曰。黃鵠能飛。下建章。金為衣兮。菊為裳。羽肅肅兮。行踳踳。目顧非德。媿爾嘉祥。莊子曰。鵠不浴而白。

神異經曰。雀國男女長七寸。畏海鵠。鵠遇即吞之。

熊掌 附熊

詩義云。熊能披綠上。其性石。不亦宜乎。於身乎。公方築鹿。和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

八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消鼓而終之。平公置酒。虎音。斯祁之臺。使布蒺藜。

於階下。令人召師曠。曠至。履而上堂。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主堂者乎。師曠解履。刺及伏膝。仰天而嘆。公起。引之曰。今者與。嬰戲。嬰亦憂乎。對曰。憂肉自生。蟲而還。自食也。木自生。蠹而還。自刻也。人自與。妖而還。自滅也。昔鼎之具。不當生。

蒺藜。公曰。今奈何。曠曰。妖已在前。無可奈何。來月八日。君將死矣。至日。公謂曠曰。嬰以今日為期。寡人如何。師曠不樂。謁歸。未幾果死。

子都

子都鄭大夫公孫閱也。鄭詩曰。不見于都。蓋謂此人也有寵於鄭莊公。莊公三十二年。將伐許。授兵於大宮。鄭祖子都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轅以走。按車之時

十二年。將伐許。授兵於大宮。鄭祖子都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轅以走。按車之時

十二年。將伐許。授兵於大宮。鄭祖子都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轅以走。按車之時

十二年。將伐許。授兵於大宮。鄭祖子都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轅以走。按車之時

十二年。將伐許。授兵於大宮。鄭祖子都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轅以走。按車之時

十二年。將伐許。授兵於大宮。鄭祖子都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轅以走。按車之時

十二年。將伐許。授兵於大宮。鄭祖子都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轅以走。按車之時

十二年。將伐許。授兵於大宮。鄭祖子都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轅以走。按車之時

十二年。將伐許。授兵於大宮。鄭祖子都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轅以走。按車之時

十二年。將伐許。授兵於大宮。鄭祖子都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轅以走。按車之時

十二年。將伐許。授兵於大宮。鄭祖子都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轅以走。按車之時

左傳云。莊公十六年。秋。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閱。曾補四書卷下。孟告子上。十二卷。



下射之類考叔頭墜而死出左傳隱公十一年鄭厲公篡立祭仲專仲逐昭公立厲公遂專國政厲公患之將

使其塔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祭仲子都黨祭仲殺雍糾祭仲專厲公使其塔雍糾殺之雍姬

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厲公出奔蔡厲公

可比也遂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公曰謀及婦人宜其及也桓公

仲害已入櫟櫟鄭別居之出左傳莊公十七年既厲公自櫟入治預於雍糾之亂者十五

故出奔入櫟都也居之公十七年既厲公自櫟入治預於雍糾之亂者十五

年祭仲殺雍糾逐厲公厲公返國祭仲已死故治預於殺糾逐君之亂者遂殺子都出左傳桓公十五年鄭風

隰有荷花不見子都乃見狂且毛經子都世之美好者也

芻豢

說文牛馬曰芻大豕曰豢國語楚昭王問方觀射父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

三月近不過浹日遠謂三牲近謂鷄鶩之屬浹日十月也

牛山

韓詩外傳大明一牛山在今青州府臨淄縣晏子春秋云景公遊於牛山之上北望齊

則顛倒投地而下冬入穴而蟄始春而出

自舐其掌故其美在掌爾雅羆似熊而大羆則熊之雌者羆力猶猛鬼谷子

曰分威法伏能說者以為熊之擊搏先伏而後動坤雅羆似熊而大黃白文

長首高脚從目能緣能立遇人則壁而櫻之俗云能羆眼直惡人橫目其白生

於心之下育之上亦如熊白而羆秋冬則有春夏則亡猛獸多力能援大木一

說羆有黃赤二種披髮人立絕有力者劉向新序云紂王天下悲羹不熟而殺庖人

桐梓梧

陸機草木埤雅賈思勰曰白桐無子冬結似子者乃是明年之華房爾雅曰榮桐木即此

疏云白桐云是也桐木華而不實故榮今亦謂之華桐實而皮青者曰梧桐花木圖經曰

桐生桐柏山谷今處處有之其類有四種舊注云青桐枝葉俱青而無子梧桐

皮白葉青而有子子肥美可食白桐有華與子其花二月舒黃紫色一名椅桐

齊氏要術曾補四書卷下孟告子上

齊氏要術

齊氏要術

齊氏要術

齊氏要術

齊氏要術

齊氏要術

齊氏要術



云吹臺有  
高桐皆百  
圍嶧陽孤  
桐方此為  
劣

又名黃桐則藥中所用華葉者是也。古史清明之日桐始華不華則歲有大  
寒。桐木後華。故曰始漢安世房中歌云。桐生茂豫。顏師古曰。桐讀為通言草木。皆通達而生也。又輕脫貌。木

秦文公伐  
梓樹長安  
官梓樹神  
化為青牛  
騎者披髮  
牛畏之六

聞道鄉人說刺桐葉先花發始年豐我今到此憂民切只愛青青不愛紅。又  
云為木之長故材曰梓材。匠曰梓人。室有此木則餘材不復震。或位置在他木  
下則有聲。其異如此。士以黃心者為上。通志詩云。椅桐梓漆。爰伐琴瑟。疏家

曹子建云  
嘶泗濱之  
梓以為筆

別椅極是椅桐。桐是梧桐。梓似楸。音狄。別是一物。何遜遊山記云。白色有角  
爾雅謂之椅。梓誤矣。梓與楸自異。生子不生而。  
者為梓。傳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舊說椅即是梓。梓即是楸。蓋楸之疏  
理而白色者為梓。梓實桐皮曰椅。其寬兩木大同而小別也。今呼牡丹謂之花  
王梓謂木王蓋木莫長於梓。故書以梓材名篇。禮以梓人名匠也。玄中几梓  
木為楹。居下則木鳴謂之爭位。禮斗威君乘火而王其政和平。梓為常生埤

云楹一名楸。即梧桐也。今人以其皮青號曰青桐。華淨妍雅。極為可愛。故多近齋閣種之。齊民要術云。梧桐山石間生者為樂器。則鳴。

場師

周禮地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果棗李之屬。蔬瓜匏之屬。珍異。桃把之類。以時  
歛而藏之。凡祭祀賓客。其其果蓏。亨亦如之。

櫟

櫟山楸也。又條可為杖。左傳吳貞曰。樹吾墓。櫟。櫟可材也。爾雅櫟苦茶。郭璞

註云。樹小似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羹飲。今呼早采者為茶。晚取者為茗。蘇蜀人  
名之苦茶。

棘

棘荆棘。凡有刺者皆曰棘。許氏曰。字書棘如棗而多刺。  
木堅色赤。叢生白色。為白棘。實酸者為棘。棘。陸佃云。大者棗。小者棘。酸棗棘

長死云棘  
木名小棗  
也如栗而  
多刺以其



有刺故從  
兩束凡有  
刺者皆曰  
棗本色白  
者為白棘  
酸者為棘

也。棗性重喬棘則低矣。故並束為棘。疏云：棘棘小酸棗也。小酸棗無用之才也。草木棘大者棗小者棘。蓋若酸棗所謂棘也。於文重束為棗並束為棘。棘實曰棗性重喬棘則低矣。故其制字如此。魏風：園有棘棘酸棗也。於果為下。傳曰：豫章以木稱。部酸棗以棘名。邦舊云：鵲巢中必有棘。蓋棘性煖。今人養花之法，初春以棘數枝置花叢上，可以辟霜護其花芽也。

狼疾

古詩云：餓  
狼食不足  
飢豹食有  
餘言狼貪  
豹廉

按狼之喻最多。言其恣食則曰狼餐。言其恣取則曰狼貪。言其威視則曰狼顧。言其亂走則曰狼竄。言其陸梁則曰狼扈。言其專復則曰狼很。言其不恤則曰狼戾。言其不換則曰狼籍。言其乖謬則曰狼狽。

趙孟

晉有六卿  
荀氏師氏  
欒氏范氏

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焉可踰乎。勉事之而後可。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穎。館於雜洧。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成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

晉為盟主  
趙孟為世  
卿故趙孟  
能貴賤人

曰：諺所謂老將至而蓋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齊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國語：秦后子來奔。趙文子見之，問曰：秦君道乎。對曰：不識。文子曰：公子辱於敝邑，必避不道也。對曰：有焉。文子曰：猶可以久乎。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秋熟，鮮不五稔。文子視日曰：朝夕不相及，誰能俟。五文子出后子謂其徒曰：趙孟將死矣。夫君子寬惠以恤後，猶恐不濟。今趙孟相晉國，以主諸侯之盟，思長世之德，歷遠年之數，猶懼不終其身。今玩日而愒，愒怠偷甚矣。

後漢樊英  
謂順帝曰  
雖在布衣  
之冠環堵  
之中晏然  
自得不易  
萬乘之尊  
又可得而  
賤乎。陛下  
烏能貴臣  
烏能賤臣

年之數猶懼不終其身。今玩日而愒，愒怠偷甚矣。



大雅既醉之詩

全篇八章 此前五章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此享其飲食恩意之厚而願其受福如此 既醉以酒爾

穀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猶光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始始也 公尸嘉

告公尸告尸也嘉告以善言告之謂嘏詞也蓋欲善其終者必善其始今既有其始矣於是公尸以此告之

其告維何蔓豆靜嘉其得也 威儀孔時其宜也 君子有

清潔朋友攸攝朋友指賓客助祭者攝檢也 攝以威儀皆有威儀 孝子孝子不置永錫爾類善也

膏梁

膏脂也說文云戴角者脂無角者膏元命包曰 膏者神之液也又澤也肥也潤也

以脂膏潤物以膏詩小雅云 芘芘黍稷陰雨膏之 易云雉膏不食物理論曰 梁者

黍稷之總名也爾雅曰 藟門赤苗芘白苗藟赤梁粟芘白梁粟皆好穀 廣志曰有具梁解梁

有遼東赤梁本草曰白梁味甘微寒無毒主除熱益氣有襄陽竹根者最佳黃

梁出青冀左思魏都賦曰有雍丘之梁崔駰七依曰玄山之梁

文繡

釋名曰繡修也文修修然也

周官五色備謂之繡此言刺繡衣所用也尚書曰 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

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禮記曰 仲秋之月命有司文繡有恒

必循其故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故有黼黻文繡之美

疏布之尚及女工之始也春秋元命包云 織女之為言神女也成衣立紀故齊能成

文繡應天道女功之事乃能神天下 漢書賈人無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紵

景帝詔曰錦繡纂組害女功也漢武別國洞冥記曰元閔元年起仙靈閣編翠

羽麟毫為簾有連烟之繡 又甘泉宮有霞光繡藻龍繡 梁張率繡賦尋造

物之妙巧固飭此於百工嗟莫先於黼繡自帝虞而觀風雜藻火與粉米鬱山

龍與華蟲若夫觀其締綴與夫依依龜龍為文神仙成象總五色而極思藉羅



絀而發想。具萬物之有狀。盡衆化之為形。既綿華而潤彩。亦密照而疎明。

英稗

孫疏曰。英稗者。卽禾中之筮。音草也。說原 稗稗二種也。皆有米而細小水旱

無不熟之時。情而炊之。亦可備荒。郭璞云。稗似稗布地生穢草也。升菴云。說

文稗稗也。莊子穉米之在大倉。莊子又云。道在穉稗。呂氏春 飯之美者。陽

山之稂。高綉云。關西謂之緊。音 遺冀州謂之緊。皆一物也。廣雅解云。如黍黑色。稗

有一種一黃白。一紫黑。紫黑者。芑有芑。北人呼為烏禾。人不甚珍。農家種之。以

備他穀之不熟耳。合此數解觀之。以稂為稂。貴而為五穀之長。尊而配大社之

不甚珍。亦由形色相類而誤大。神轉相解。詰以為烏禾。黑稗為而子。莊生之所賤。農人之所

告子下

任 下季任事同

疏按。魯隱公十一年。左傳云。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

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路史 任伯爵。本已姓。帝魁母

家。逮黃帝以封。幼子周之繼絕也。以居風姓。今濟陽之任城是也。

屋廬子

屋廬子名連。晉賢人。學於孟子。嘗著書言彭聃之法。

親迎

坊記云。婚。禮。婿。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婿。恐。事之遠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郊特。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贄以

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

然後萬物安。說 夏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諸侯以屨。二

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拜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

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齒室數辱之產。未諭傳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

曾甫曰。告子下。

困學紀聞  
云。子路未  
熟之五穀  
管仲已熟  
之黃稗。揚  
臺害五穀  
之螟蝻

杜預曰。薛  
任姓也。齒  
列也。是知  
以與任為  
同姓也。



大昏禮萬物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時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誠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事敢不敬拜祝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屨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為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乎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父於堂拜諸母於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屨不珍之束脩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產未習於織紉紡績之事得奉執箕帚之事敢不敬拜

禮書

將迎則齋戒居外及初婚之時父醮而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勉帥以敬先妣之嗣子諾乃行主人迎於門外賓執鴈從至於廟門揖入升階奠鴈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階御婦車授綏婦乘以先候於門外此所謂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納幣必以使而春秋之時有親行之者莊公如齊納幣是也逆女必親而春秋之時或以使公子翬公子遂如齊逆女是也應親而不親不應親而親之此春秋所以訊耳禮必親迎若不親迎則有婦入三月摺見之儀存焉

樓

說文樓重屋也棟澤中守草樓也

釋名

言牖戶諸射孔樓樓然也

爾雅狹

漢書公卿門謂門上為高樓以望樓一名醮故謂美麗之樓為醮

而脩曲曰樓漢武帝時濟南人上黃帝明堂圖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園宮垣為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崑崙蓋樓之始也其後魏有麗醮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黃帝時為十二樓以候神人名曰迎年武帝於是作飛廉樓漢武帝又作七節云飛廉于樂迎風寒露儲胥射熊蘭館

膠柱而誦瑟

史趙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使廉頗將兵固壁不戰王信秦之間言使趙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

琴每一弦有一柱處移變而取聲音之和今以膠定其柱不使變移而鼓之豈能聲和



曹交

人物志云交乃曹國君之弟曹今山東曹州

曹姬姓伯鯨出自文王子叔振鐸武王克商封之其地濟定陶縣是也叔振鐸

生太伯腓腓後九世桓公終生即位終生三十五年魯隱公立至哀公八年曹

伯陽為宋所滅玉海今興仁府濟陰縣東北三十七里定陶故城是地也

匹離

周官庶人執鷩音說苑鷩無他心故庶人以為擊曲禮庶人之擊匹匹讀

春秋繁露云鷩非鷩見非鷩也

野鷩曰見家鷩曰鷩如癸辛雜禮記檀弓以匹為鷩匹字音作鷩爾雅舒

見鷩鷩也一名舒鷩注云野曰鷩家曰鷩也禮記內則辨鳥之不可食者野鷩翠鄭

注云鷩取其不飛遷

烏獲

烏獲秦武王時人力能扛鼎疏按皇甫士安帝王世紀云秦武王好多力之

上烏獲之徒皆歸焉秦王於洛陽舉周鼎烏獲兩目血出古御覽云武王有力好

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獲舉龍文之鼎絕膺而死韓非子

曰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燕策註云烏獲舉千

求快薄疑烏獲舉千鈞又况一斤注每鈞三呂氏春秋云使烏獲疾引牛尾尾

絕力勦而牛不可行逆也文選班孟堅曰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沈力于千鈞

小雅小弁之詩

弁彼鷩斯弁飛附翼貌鷩鳥也小而歸飛提提羣鳥安民莫不穀善我獨于罹

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言弁彼鷩斯則歸飛提提矣民莫

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者怨而慕也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者則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詞也踧踧周道踧踧平易也鞠為茂

草鞠窮也我心憂傷惻焉如擣擣春也假寐永嘆不脫衣冠而維憂用老心之意

矣疾如疾首踧踧周道則將鞠為茂草矣我心憂傷則惻焉如擣矣精神隕耗

至於假寐之中而不忘永嘆憂之之深未老而老也疾如疾首則

藝苑冠言云秦烏獲又夏育俱能舉移千鈞

幽子太子宜日被廢而作此詩



又憂之而 維桑與梓 桑梓二木古者五畝之宅樹之 必恭敬止 靡瞻匪父

至干病也 瞻者尊 靡依匪母 依者親 不屬于毛 屬連也毛體不離于裏 離也裏

生我我良安在 言桑梓父母所植尚且必加恭敬况父母至尊至親宜莫不瞻

之裏乎無所歸咎推之乎天曰豈 苑 彼柳斯 苑茂貌 鳴蜩嘒嘒 蜩蟬也嘒

我生時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 淮 上聲 者淵 淮深也 警彼舟流 不知所屆 心之憂矣 不遑假寐 蓋

物之大者無所不容以興今我獨見乘逐如舟之流於水中 鹿斯之奔 維足伎

不知其何所至乎是以憂之之深昔猶假寐而今不假寐也 相彼投兔 投

伎 舒 猶之朝唯 唯也 尚求其雌 譬彼壞木 疾用無枝 心之憂矣 寧莫之知 言鹿

則足伎伎然 雖之朝唯 尚求其匹 配見物之無不顧親者而 相彼投兔 奔

我獨見棄逐如傷病之木而無枝是以憂之而入莫之知也 尚或先之 行有死人 尚或墮之 君子秉心 維其忍之 心之憂矣 涕既隕之 相

被逐而投人之兇尚或有哀其窮而先脫之道有死人尚或有哀其暴露而埋

藏之者皆有不忍之心焉今王棄逐其子曾視投兔死人之不如其秉心亦忍

矣是以心憂 君子信讒如或疇之 君子不惠 不舒穷之 伐木椅 椅倚

而涕隕也 地矣 地也 舍彼有罪 予之佗矣 佗加也 言王惟讒是聽如受讒而得飲之

矣 伐木者尚倚其巔 拆薪者尚隨其理 皆不妄挫折之今 莫高匪山 莫浚匪

泉 君子無易由言 耳屬於垣 無逝我梁 無發我矰 我躬不閱 遑恤我後 山極高

陟其巔 泉極深矣 而或究其底 故君子不可易於其言 恐耳屬於垣者有所觀

望左右而生讒 踏也 王卒以褒姒為后 伯服為太子 故告之此四句 蓋比詞也

邶風凱風之詩 註 凱風自南 南風謂之凱風 吹彼棘心 棘小木叢生多刺 難長而

劬勞 病苦也 以凱風比母 棘心比子 之幼時 蓋曰母生衆子 棘心天夭 母氏

彼棘薪 母氏聖善 我無令人 令善也 棘為薪則成矣 然非美材 故以興子之

其自責 爰有寒泉 在浚之下 浚衛邑 有子七人 母氏勞苦 言寒泉在浚之下 猶

也深矣 有子七人 交不能事 睨皖黃鳥 睨皖清和貞 載好其音 有子七人 莫慰母心

言黃鳥猶能好其音以悅人而 我七子獨不能慰悅母之心哉

曾補四書集注 下 告子下

衛之活風 流行雖有 七子之毋 猶不能安 其室故其 子作此詩



宋徑

宋鉞宋人也。莊子云不累於俗不餘于

宋徑姓宋名徑一名鉞齊宣王同時人。蓋尹文聞墨子之風而悅之作爲華山

物不爲于人不枝于

之冠以自表。華山上下均平作冠。接萬物以別宥爲始。始首也以別善惡。語心

樂順天下之安寧以

之容。謂形容也。命之曰心之行以。和也。合驩以調海內。調和也。言其然慈

德民命人

下一家中。請欲置之以爲王。請得若此者。見侮不辱。救民之闕。禁攻寢兵。救世

我之養雖

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暗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

足而止以

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

白此心在

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固傲乎救世之士哉。活

之。道術有

宋徑尹文。開其風而

在於是非

傲曰。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

宋徑尹文

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其行。適至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澤與

之情欲寡

之俱。行於是。有彭蒙田璜慎到。聞其風而悅之。荀子云。宋子有見於少無見

於多

五就

伊尹既離有莘。受湯聘。然後出。而從湯言。數王及九主之事。易舉任以國政。時

夏桀爲虐。而諸侯昆吾氏爲亂。乃從湯以伐昆吾。湯欲伐桀。尹請且之。貢職

以觀。夏動桀。怒起九夷之師。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

謝。請復人。貢職。明年又之。貢職。桀起九夷之師。不赴。尹曰。可矣。湯乃與師伐桀

敗于娥之墟。

公儀子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

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

君魚。何故不受也。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

孔叢子曰。魯人公儀休。休。砥節。體。行樂道。好。古淡于榮。利不事。諸侯。穆公欲

曾甫四書卷之十一 下丘告子下



以為相謂  
子思曰公  
儀子苟輔  
寡人三分  
魯國而與  
之二子思  
曰君將飲  
渴待賢雖  
蔬食願超  
下風今徒  
以高爵厚  
祿鉤餌若  
子公儀子  
智若魚鳥  
可也否則  
將終身不  
至於君之  
庭矣

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援其園葵而棄之，具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售其貨乎？出史記循吏傳按韓詩外傳云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休不受其弟曰夫子嗜魚而不受何也曰夫惟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刑免於刑則雖嗜魚此不必能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不免於刑雖不受魚我能長自給於魚此明於魚夫恃人不知自恃也明於人之為己者不如已之自為也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乎故身成其私公儀子嘗謂魯穆公曰：君知圃人之為圃乎？沃其壤，平其畦，適其風，日疏其水，潦而施，藝植焉，霖隆乾濕，各隨其物，產之宜時，而樹之無有違也，蔬成而後櫛之，相其豐瘠，取其多而培其寡，不傷其顛已而澆，蔬忘其顛，於是庖日克而圃不賈，今君之有司，取諸民不竭，知取而不知培之，其生幾何？而入於官者，倍焉。君之圃賈也，已臣竊為君憂之。未詳魯君死左右請閉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蒙山今四川雅州圖經載蒙頂茶受賜氣全故荀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哉。出說苑政理篇

王豹 縣駒

王豹衛人，三輔決錄曰：王豹出自單門。張衡傳云：王豹以清謳流聲。又陳孔璋曰：過高堂者效王豹之謳，游睢渙者學藻繒之綵。翰王曰：高堂齊邑也。善歌者縣駒，居是焉而舉邑之人皆善為歌者，言風俗染人。王豹亦善歌者，居沂。

淇

大明一統志云：淇水今在衛輝府淇縣。

善歌

說文：詠詩曰歌，獨歌謂之謠，謳齊歌也。淮南子說山訓曰：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樂風，欲美和者必先始於陽阿采菱。汜論訓曰：韓娥秦青薛談之謳，疾同曼聲之歌，憤於志，積於內，盈而發音，則莫不比於律而利於人心。



華周 杞梁

古今注云 杞植戰死 妻乃抗聲 長哭杞都 城感之而 壞遂投水 而死其妹 悲其婦之 貞操乃作 歌名曰杞 梁妻馬梁 殖字也

蔡操曰范 杞梁妻嘆 蒼苔已范 梁殖之妻 所作也

魏文類聚 云杞梁妻 誓曰漕命 不致逢時 險也夫空 莒場郊也 不實哀朝 高城計情 於郊 遂赴 淄川託軀 清津

華周即華旋杞梁即杞殖皆齊大夫也莊公四年將伐衛及晉為車五乘之賓  
 殖與周皆不與殖耻之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  
 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出說苑 立節篇  
 杞梁華周同車侍莊公伐衛遂伐晉取朝歌今屬 汲郡以報平陰之役既還遂襲莒  
 門於且干且音祖莒邑齊 侯親攻其門公傷股而還明日將復戰杞梁華周下戰獲甲首三  
 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周曰君為五乘之賓而周不與焉  
 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污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  
 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闕推堅陷陣三軍弗敵當置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  
 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為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  
 踰子隰侯重仗楸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周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  
 哭之久也華周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  
 子毋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周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  
 鷄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  
 遂載甲夜入且子之隧隧狹 路也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  
 使無死戰請有盟欲以盟要二 子無致死戰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言貪莒子之 貨賂棄齊君  
 之命命有臣如此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遂進闕殺二十七人而  
 死齊莊公攻莒杞梁與莒戰死莊公襲莒殖戰而死莊公歸遇其妻行於郊梁戰 死妻  
 迎喪於郊使者吊之於路杞梁妻曰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言若有罪 而不免若免於罪則  
 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吊下猶賤也婦人無外事故言 賤妾不得受君郊外之吊於是莊公乃  
 還車請其室成禮然後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  
 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城為之弛而

下五告子下



隅為之崩。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則倚父。六

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依。以見吾

誠外無所倚。以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莊公遂立廟

於臨淄之上。君子謂杞梁之妻貞而知禮。為頌曰。杞梁戰死。其妻收葬。齊莊道

弔。避不敢當。哭夫于城。城為之崩。自以無親。赴淄而薨。贊曰。嗟哉。杞梁有妻貞

禮。郊弔不受枕尸。哭死路涕。城崩。自病無倚。赴淄絕命。同歸可紀。

司寇

左傳爽鳩氏司寇也。杜注云爽鳩鷹也。韓詩外傳云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

曰。孔子為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父何孫魯孔丘命爾為司寇。春秋繁露云

寇尚禮。君臣有位。長幼有序。朝廷有爵。鄉黨以齒。升降揖讓。般伏拜揖。折旋中

矩。立而罄折。拱則抱鼓。執衡而蔽。至清廉平。路遺不受。請謁不聽。據法聽訟。無

有所阿。孔子是也。為魯司寇。斷獄屯屯。與眾共之。不敢自尊。是以死者不恨生

者不怨。魏書李彪曰孔子為魯司寇乘紫車而駕駕馬

燔肉

公羊傳云腥曰脰。音熟曰膾。左傳祀有執燔戎有受脰。禮之大節也。禮書曰脰脰

以盛之也。燔膾以熟之也。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以饋食。享先王。是

社稷主腥。故謂之脰。宗廟主熟。故謂之膾。

五霸

風俗通齊桓公九合一匡。卒成王室。責楚彊之罪。復包茅之貢。晉文為踐土之會。

脩朝聘之禮。納襄冠帶。翼戴天子。繆公受鄭甘言。置戎而去。違黃髮之詐。而遇

殺之敗。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為殉。詩黃鳥之所為作。故謚曰繆。襄公不度

德量。力慕名而不綜實。六蠲五石。先著其異。覆車殘身。終為僂矣。莊王僭號。自

謂甫曰昔者。下五告子下。

淄川記云杞梁死其妻無子乃求夫尸於城下聞之者皆揮淚十日而城崩遂死

儀禮通典曰唐虞之時士官以正五刑周禮秋官大司寇掌邦之三典以佐王刑刑國蓋其任也

荀子云有國者信立而伯雖在辟聽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



弁州劄記  
曰齊桓之  
伯也不以  
戰勝其猶  
有湯武之  
遺乎伯至  
文而衰矣  
宋襄之亟  
辱也楚莊  
之晉志也  
秦穆之不  
王盟也馬  
得五也豈  
吾大彭家  
豈幾然矣

下摩上觀兵京師問出輕重皆無與微繼絕尊事王室之功世之紀事者不詳  
察其本末至書於竹帛同云霸功豈不昭乎左傳孔疏曰夏曰昆吾商有宋韋  
大彭周有齊桓晉文此最強者也故書傳通謂彼五人為五霸諸侯王表衰則五  
霸扶其弱師古曰此五霸謂齊桓宋襄晉文秦穆吳夫差地理春秋時五霸  
迭興師古曰此五霸謂齊桓宋襄晉文秦穆楚莊楊升菴集云世儒多稱五  
霸濫矣夫子見其二矣未見其五也五霸並稱桓文之意荒矣夫伯何為者也  
中國陵四夷競有能勝諸侯同會盟以役社稷以固維城是之取爾由此其選  
者桓其首也伯之雄也文其繼者桓之匹也未有三此者也彼秦宋楚何為者  
哉秦伯之繆也宋伯之虜也楚伯之寇也繆虜寇何霸之有焉自以為霸不明  
也

葵丘之會

俞心遠云  
桓公紀綱  
中曼于彼  
靡之中使  
王室既甲  
而樽尊四  
表說抗而  
少息諸侯  
群起何略  
定故春秋  
不得不錄  
其功然而  
約取諸侯  
成于故物

春秋僖公九年夏公會宰周公孔齊侯桓宋子襄衛侯文鄭伯文許男傳曹伯於  
葵丘宰周公天子左傳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  
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  
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干天子之命  
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貽天子羞下拜登受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丘左傳  
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宰孔先歸遇晉  
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畧  
之不知西則百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于行在察也言西會既畢必無心  
救也此齊桓盛極而衰之亂晉侯乃還左傳孔疏葵丘注曰齊地臨淄縣西有地名葵丘傳  
稱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西為此會則此地遠處齊西不得近在臨淄故釋例  
以為宋地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或曰河東汾陰縣為葵丘非也國名外黃紀云

晉書曰晉書卷下孟告子下

經

十二卷



東有蔡丘大夫邑食者氏焉英賢傳有蔡丘版 宋周輝北轅錄云雍丘縣故  
杞國武王封禹後東接公縣東有蔡丘齊威公所會也

歃血

盟禮約信曰誓

左傳孔穎達疏云諸侯俱受王命各有寰宇上事天子旁交鄰國天子不信諸侯

先鑿地為方坎殺牲

諸侯自相信則盟盟以要之凡盟禮殺牲歃血告誓神明若有背違約令神加

于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盤

決咎使如此牲也約信曰誓周禮天官玉府職曰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夏

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為盟善成

官戎右職曰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替牛耳桃茷桃鬼所畏也刻著秋官司

乃取血塗口旁謂之歃血而讀

盟職曰掌盟載之法曰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

中如書于上而埋之

神 鄭玄以為槃敦皆器名也珠玉以為飾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

以盟敦以盛通繫以盛耳將歃則戎右執其器為象陳其載辭

以盟敦以盛通繫以盛耳將歃則戎右執其器為象陳其載辭東性載書其盟使心皆

開辟司盟之官乃北面讀其載書以告日月山川之神既告乃尊卑以次歃戎

右傳敦血以授當歃者令其血既歃乃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此天子會

諸侯使諸侯聚盟之禮也

樹子

晉志心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

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天子世子世天下也所以名之為世子者何白

曰明堂天子位也其

通春秋 王世子會于首止豈有太子申生鄭有太子華齊有太子光則周制太

子位也其

子世子亦不定也漢制天子稱皇帝其嫡嗣稱皇太子諸侯王之嫡稱世子後

也後星庶子也

代咸因之 又云君在立太子者所以防篡殺壓臣子之亂也君薨適夫人無

子有遺腹必待其產而立之何遵嫡重正也立子以貴不以長者塞愛憎也

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尚書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長也言為諸侯之長也孟侯者於四方

子以貴不以長也

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人民之所好惡土地所生山川所有無

及父在時皆知之

左傳狐突曰昔辛伯諗周桓公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

漢宮闕疏曰白奎太子所居之地形人不

曾甫曰書卷下 下益告子下



得驟入故  
云雀禁也

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賈誼疏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古今注明帝為太子群臣為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德

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輪三曰星重輝四曰海重潤漢末其二章亡天子之德光明如日

規輪如月衆耀如星浩潤如海太子皆北德焉故曰重常袞表國之上嗣古者元良觀象於天應前星

之環極取法於地視少海之朝宗劉禹錫箋著震發前星之輝黃離表重輪

之瑞梁劉孝威詩前星源文選毓德於少陽東宮少陽也鄭玄曰東郊少陽諸侯象也周下褒

表游雷居震春方應守器之禮明兩作離少陽象重暉之業崔融表云周儲

故事一日三至於寢門晉兩舊儀一月五朝於左閣魏林明易所謂照於四

方禮所謂貞於萬國皇家以中樞北極清都有天子之宮儲侯以大火前星蒼

震有乾男之位宜早建東宮選公卿中賢素所委伏者使為師傅左右信臣

簡在聖心者以克賓友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湏待人而擇倒錯天倫則生

履霜堅冰之禍自古以來載籍所記興衰存亡豈不由此易稱明兩禮云上

嗣東序養德震方主器束髮就學宵雅更肄朝讀百篇之夜乃寐愛日惜力寸

陰無棄視膳再飯寢門三至小心翼翼太孝蒸蒸謀謀計慮問對凝水安樂必

敬無忘戰兢夫天道益謙人道惡盈漢嗣不絕乎馳道魏儲固環於鄴城前定

攸載後世揚名三善既滿萬國以貞姬周長久實賴元良羸秦短祚誠由少陽

雖十年七百有德過歷而昌數世萬一無德不及而亡原夫太子宗祧是繫

善惡之際興亡斯在不動於始將悔于終是以晁錯上書令先通政術賈誼獻

策務前知禮教府推睿範訓及諸君授以良書娛之嘉賓晨披經史觀成敗

於前蹤晚接賓遊訪得失於當代問以書札繼以篇章則日聞所未聞日見所

未見副德逾光群生之福也古之太子問安而退所以廣敬於君父異宮而處

所以分別於嫌疑大明會典東宮册立儀累朝微有異其尤異者洪武永樂

禮制入君之子年八歲為置少傅教之書計以開其庸十五置大傅教之經典以導其志

高祖之制起漢

易致播聞

子情得盡五日一朝

子敬既簡子恩亦疎

朝夕視瞻定昏晨省

易致播聞

增補四書聚考

下孟告子下

信

十一



命殿上受册寶宣德嘉靖則命使持節至 文華殿授 皇太子 太祖命學士宋濂授 皇太子 諸王經書於大本堂後於文華後殿及 肅皇改為便殿遂移於殿之東廂房

防

防者所以蓄水亦以鄣水 周禮 匠人凡防必因地勢防所以鄣水不因

防易 善防者必濬之 水必濬伏 凡為防廣與崇方其綱 晒叁分去一 為防之法

等則堅厚而難壞一濶 三分則上殺其一分 大防必網 防之大者以外而觀之下基必 其廣與高

先深之以為式 預先一日深 經解 防止水之所自來也以舊防為無所用而

之之者必有水敗 防為隄防止約水之所從來之處 管子桓公問篇曰常令

水官之吏冬時行隄防可治蒼旱而上之節都以春少事作之已作之後常按

行隄有毀作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趣治以徙隄 音 利給大雨隄防可衣者衣之

周禮 稍人 掌稼下地 以指畜水 以防止水

衝水可掘若掘之終歲以無敗為回此謂備之常時禍何從來所以然者

蒙壤自塞而行者江河之謂也歲高其隄所以不沒也春冬取土於中秋夏取

土於外濁水入之不能為敗 升菴集齊桓公塞九河為一河今河間弓高以

東至平原南 津往往有其遺處故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闕

入流以自廣是曲防之禁桓自犯之又為百世之害由於重好利輕變古也宋

王安石欲泄梁山泊之水以為田則又愚矣

糴

晉 語 魯 臧 文 仲 請 糴 於 齊 公 曰 誰 使 之 文 仲 曰 卿 士 告 糴 古 之 制 也 幸 備 卿 公

使 往 遂 以 鬯 圭 玉 磬 如 齊 告 糴 曰 敝 邑 薦 飢 大 懼 周 公 大 公 之 命 祀 而 獲 戾 不

腆 先 君 之 敝 器 敢 告 滯 積 以 紓 執 事 故 敝 邑 使 能 供 職 晉 語 飢 乞 糴 於 秦 不

豹 曰 晉 君 無 禮 於 君 衆 莫 不 知 君 其 伐 之 勿 予 糴 公 曰 寡 人 其 君 是 惡 其 民 何

晉浦山書卷之五 告子下



罪天殃流行。國家代有。補乏薦飢道也。不可以廢道於天下。是故汎舟於河歸

糴於晉。左傳秦飢使乞糴於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

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明年秦伯伐晉。獲晉

候以歸。漢書李悝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

與甚賤。其傷一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視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

百石中。飢七十石。大飢三十石。故大孰則上糴二。而合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

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飢則發小孰之所餘。大飢則發大孰之所餘。而糴

其不足也。故雖遇飢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

其不足也。

按管子輕重篇桓公曰。糴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也。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國京者。一家君請式壁而聘之。桓公曰。諾。行合比歲。萬民閉之。善其作業。而為國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是無過糴之名。而有其實也。此其所以假之之伯於

盟

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盟萬民之犯命者。誑其不信者。有獻

者。則使之盟。詛。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供其牲而致焉。

慎子

慎子名到。魯人。與彭蒙。田駢。為友。學墨子弟子。俞滑釐之術。滑釐等三百人。善

守御為節用。自言能不戰而屈人之兵。慎子嘗遊學於魯。平公因齊昏王之亂。

欲使伐齊。取南陽。孟子自齊歸。止於魯。語之曰。不可。慎子曰。此滑釐所不識也。

蓋俞滑釐其所尊尚。故云。慎子又聞宋鈞之風。而悅之。欲棄知去已。塊不失道。

稍稍以禁攻寢兵為尚。故伐齊之事。旋亦中止。出慎子慎子又好黃老道德。因

發明序其指。意著十二論。至漢劉向所定慎子書。則有四十二篇。出慎子周氏

曰。稷下能言者。如慎到。最為辯去。謬妄。剪削枝葉。本道而附於情。主法而責於

上。非田駢尸文之徒。所能及。五篇雖簡約。而明白純正。統本貫末。如云天下無

荀子曰。慎子蔽于法

曾甫四書考下五 告子下

孔帖崔俊遷海有規。秦使胡有舊法。難豐年。貿易不出境。不恤也。荒不恤也。陵室謂屬吏。自此豈人情乎。無閉糴以重困吾民。削其禁。

徐廣傳曰。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二篇。



前不知賢

一貫則理下無由通。又云法雖不善，而愈於無法。今通指為刑名家，亦未然也。荀子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荀子注云：其術本黃老歸刑名，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

南陽

大明一南陽府附郭為南陽縣二十二里

白圭

白圭周人，或作魏人。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漢書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國以富強。

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奪我，我取人，取我與歲，然取穀與之，絲漆繭出，取帛絮與

之食。太陰在外，穰歲後一辰，明歲衰惡，至午早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

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太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火則旱，七十二歲一飢，歲倍

欲長錢，取卜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

山 邛陽曰白圭戰亡城為魏取中

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

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能

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誠有所長

非苛而已也。出史貨殖傳 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

國皆將亡，有五盡矣。何謂五盡？曰：莫之惠，則信盡矣；莫之譽，則名盡矣；莫之

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

國有此五者，無幸必亡。中山齊皆當此。權謀篇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

過於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

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下相則曰：成魏與璜魏，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

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號，藉者二士。子夏子方干木 翊之

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伯哉。出呂氏春秋 中山惡圭於魏文侯，文侯不信，投圭

辰汪曰白圭為中山將為亡六城中山君將誅之亡人魏魏文侯厚之還故中山也

告子下 十二卷



鮑彪注魏人趙峽以為周人非也

以夜光之璧出鄒陽書圭謂新城君曰夜行者能無為奸不能禁狗使無吠也故臣能無可議不能禁人議於已也出戰國策韓非子曰白圭之行提也寒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災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泊之肉汁曰泊則淡而不可食少泊之則焦而不熟然而視之瑤焉美無所可用惠子之言有似於此惠子聞之曰不然使三軍飽而居隅旁適為之甑則莫宜之此愚矣白圭問之曰無可用者意者徒加其醜耶

貉

貉在北方國號曰貉禮周冬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辨邦國都鄙四夷八蠻

七間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

黍

范勝之書黍穀名苗似藎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五穀之長崔豹古今注云稽之粘者也種必除暑先夏至三十日

為林禾之粘者為黍說文拒黍也一桴二米所以釀鬯黍木屬粘者也以大

暑而種故謂之黍廣志有鶯領黍牛黍南尾黍成黍赤黍馬草大黑黍恒黍

有温毛黃黍白黍禮記黍曰赫合月仲夏之月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

羞以合桃先薦寢廟王制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

黍以豚稻以鴈

治水為壑

周禮考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激之善防者水活之又曰為溝者必因水勢之曲直則其流斯無壅矣為防者必因地勢之高下則其土斯無崩矣

傳說

傳說者殷之傅巖人也在北海之州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當使胥

史記武丁夜夢得聖

曾謂曰昔者

下



人名口說  
於是乃使  
百工營求  
之得說于  
傳若中

靡刑人築護之百弊弊繫相從服役囚徒之名說賢而隱居貧不能自給乃代胥靡築之以供

食武丁即位思復興殷慕然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衆俾以形

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土置諸其左右商王高宗喪父小

以思治道夢與我賢輔佐乃詳所夢之人繪其形象考求之於天下乃版築之

天與所夢之形相似得之與語果聖人於是立以為相以冢幸而乘之師保焉

命之曰朝文納誨以輔台總若金用汝作礪吾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

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說復於王曰惟不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臣不命

其承疇敢不低若王之休命出商書惟說命繼百官乃進於王曰嗚呼明王奉

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大師長不惟進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

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又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筭惟干戈省

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

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民厥善於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

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耻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嶮躓於祭祀時

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王曰昔哉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允協

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出商書王曰來汝說若作酒醴爾惟翹葉若作

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

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

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又列于庶位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

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

舜其心懷耻若墮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恪于皇天爾尚明

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尚惟后非賢不又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

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出商書韓非子曰傳說轉鬻轉

莊子曰夫  
道可傳而  
不可受可  
得而不可  
見傳說得  
之以相武  
下卷有天  
下乘東維

離騷經曰  
說操築十  
傳岩分武  
丁刑而不  
綴

韓非子曰傳說轉鬻轉



而備故 帝王世 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襲而來曰吾徒也姓傅名說武

曰幣 紀云 丁寤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歡說也天下豈有傳我而說民者哉明日以夢

視百官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

執役于虞虢之間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傅巖謂之傅說言殷王武丁夢得賢人使工寫其像

勞求之得傅說于傅巖遂以為相為高宗成八于傳巖曰觀象賦曰傅說登天而乘尾

星一符致中與地死記精一長尾一星名天策石氏云傅說一名太祝鄭樵通志云謂之傅說者古有傳

屎有保母傅而說者謂傅母喜之也但商之傅說與此同音諸子家不詳審其

義則曰說騎其尾殊不引其尾專主後宮之事故有傅說之佐焉按在天為星辰在人為聖賢於理固有然者乃

造父奚仲王良亦皆而曲為之說則拾遺傅說貨為楮衣者春于深巖

以自給夢乘雲緹曰而行筮得利建侯之卦歲餘殷以玉帛聘為阿衡也遺於

錄 傅說去其春乘釋彼傭負應翹旌而來相可謂知幾其神矣同番溪之歸周

巽殷相之負鼎龍蛇遇命道會則通地理傳險即傅說版築之處所隱之處志云

窟名聖人窟在今陝州河北縣北七里即虞虢國之界人有傅說祠沙澗水北虞山南經

傳巖傳說隱王前俗名聖人窟版築

黥布傳云身負版李奇曰版葦版也築梓也

鹽

周天官塩人掌塩之政令以共百事之塩禮祭祀共其苦塩塩之所產不一有刮地而得者為苦塩有

者為散塩煮海而成散塩賓客共其形塩散塩形塩則築為王之膳羞其飴塩飴音怡節

如飴者也祭祀賓客膳儀之用塩各虎形者也后乃世子亦如之凡齊事幣塩以待戒令

齊事和調之事也幣則化之以水北魏書云世祖南伐遣李伯陽劉義恭等塩各

鍊之以火用以和五味之齊也九種景苑 海塩凡六路池塩則陝西解州與安邑兩池并塩則川陝四路胡

出禮曰塩曰鹹禮書云問下作鹹

禮

禮

禮

禮







民而徵米在後塩不給而徵米如故其弊歷三百年而未除宇縣分割國自為政而苛斂如出一轍異哉

孫叔敖

叔敖與沈

尹莖為友

叔敖遊于

鄂三年

問不知修

行不聞沈

尹莖謂叔

敖曰說義

以聽方術

信行能令

人至上至

下王下至

于伯我不

若子耦世

接俗說義

調均以此

必心子不

知是不智

也安得為

賢明日以

興之之言

告與丘子

虞丘子於

是辭位而

焉孫

孫叔敖一名為臘艾為賈之子楚之處士也少出游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有

憂色其母問之叔敖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兒今見之恐不得事親也母曰蛇

今安在叔敖曰吾恐他人之復見之也殺而埋之矣母曰子之陰德及人矣無

害也此段出列女傳莊公九年為賈見叔敖於王既而隱於民間不仕令尹虞丘子見

於王曰臣之尸祿久矣民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滂福不止久踐高位妨

賢害能臣知罪矣聞有下里之士孫叔敖者秀而多能其性無欲君能舉而授

之以政則國可使理民可使附也莊王以車迎之既至使為令尹莊王罷朝而

王曰令尹與賢相語不知其易也姬曰賢相為誰王曰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

王問其故曰妾幸得執巾櫛以待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傷王之義故所進

與妾同位者數人今虞丘子為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

以身貴而驕人者民亡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

之叔敖再拜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位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

厚而慎不取君謹守此三箴足以治楚出說叔敖相楚三月施教道民上下和

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令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乘多

而木水時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

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

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今市

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

而復如故楚民俗好庫車庫下王以為庫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今數

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柵柵門乘車者皆君子

也也

夫爵高者

說丈人曰

之願聞

何足以知

若我子何 不歸排乎 叔敖于是 隱于野

曰賀客畢 至有孤丘 之人者衣 冠衣冠白

冠最後來 目吊曰僕 聞之有三 利必有三

患子知之 乎叔敖感 然易容曰 小子不敏

何足以知 之願聞

說丈人曰 夫爵高者



大者主惡

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出史記十六年叔敖城沂使

怨歸之夫

封人慮事封人王築城者慮以授司徒量功命日量功輕重分財用藥作之具

是以吊也

平板幹立幹而後施稱畚築畚音本盛土器也築程土物取土用物議遠邇議

叔敖曰不

勞也近均其畧基址不過素所慮之期傳言叔敖之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伯肉袒

高吾志益

率羊以逆逆也曰孤不夫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敵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

下吾官益

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勇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

大吾心益

前好傲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楚滅九國以為君之

小吾祿益

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

厚吾施益

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三十里而許之乎以禮鄭潘

傳可以免

厄入盟子良出質厄楚大夫夏六月晉師救鄭晉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

于患乎交

將上軍卻克佐之趙衰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括嬰齊皆

人曰善哉

弟鞏朔趙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荀首林父弟趙同趙嬰兒韓厥為司馬及

言乎堯舜

河間鄭既及楚平桓子林父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勦民勦動焉用之楚歸而動不

其猶病諸

後待楚師既歸而動兵隨武子士曰善會聞用師觀寡而動德刑政事與禮不

莊王將與

成矣代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滅人陳討制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

師伐晉曰

怨讎政有經矣荆尸而舉荆楚也尸陳也楚武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

敢諫者死

睦事不好矣焉放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尋凡軍行之制在車之

叔敖曰臣

左者追求草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踰伏皆持以絳及白為幡見

聞與師善

前茅慮無駭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茅萌也楚以

之嚴而不

中權後勁中軍制權謀後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

敢諫其父

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

罪孝子也

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

相斧鉞之

謂知前之

誅而不敗

利而不顧

害者也正

猶螳螂欲

猶螳螂欲

告子下



捕蟬而不  
知黃雀之  
在後而責  
雀不知  
放彈丸者  
方將窺而  
斃之也臣  
敢愛死不  
以告王哉  
王遂止不  
伐晉而士  
卒以寧

莊王聞于  
叔敖曰寡  
人未得所  
以為國是  
也叔敖曰  
國之有見  
衆非之所  
惡也臣恐  
王之不能  
定也王曰  
不定獨在  
君乎亦在  
臣乎叔敖  
曰國君驕  
士曰士非  
我無由富  
貴士驕君  
曰國非士  
無由安疆  
人君或至  
失國而不  
親土或不  
飢寒而不  
進君臣不  
合國是無  
由定矣莫  
定國是而

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始  
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蕩子穀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  
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  
敵疆而還非天也命為軍師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  
敵疆而還非天也命為軍師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  
左蕩子所師故知莊子曰此師殆哉果遇必敗蕩子以之雖免而歸必有大  
咎韓獻子厥謂桓子曰蕩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  
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  
猶愈乎三軍皆敗則六卿同罪不得獨責元帥師遂濟楚于比帥次於鄆將飲馬於河而  
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變人伍參欲戰參伍參之祖係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  
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  
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及施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  
未能行令晉政未能專行其號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  
行不獲欲專其所行而不得聽而無上衆誰適從聽蕩子趙盾則為此行  
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比之次于管以  
待之晉師在敖部之間鄭皇成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  
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蕩子曰  
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武子穀曰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六年其君無日不討  
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  
實而申儆之於勝之不可保討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蚘冒簞路藍縷  
以啓山林若敖蚘冒皆楚之先君簞路紫車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置不可  
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於楚我曲楚直  
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楚君之親兵分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廣司馬

捕蟬而不  
知黃雀之  
在後而責  
雀不知  
放彈丸者  
方將窺而  
斃之也臣  
敢愛死不  
以告王哉  
王遂止不  
伐晉而士  
卒以寧

增補四書聚考

丁部

十一

莊王聞于  
叔敖曰寡  
人未得所  
以為國是  
也叔敖曰  
國之有見  
衆非之所  
惡也臣恐  
王之不能  
定也王曰  
不定獨在  
君乎亦在  
臣乎叔敖  
曰國君驕  
士曰士非  
我無由富  
貴士驕君  
曰國非士  
無由安疆  
人君或至  
失國而不  
親土或不  
飢寒而不  
進君臣不  
合國是無  
由定矣莫  
定國是而

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始  
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蕩子穀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  
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  
敵疆而還非天也命為軍師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  
敵疆而還非天也命為軍師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  
左蕩子所師故知莊子曰此師殆哉果遇必敗蕩子以之雖免而歸必有大  
咎韓獻子厥謂桓子曰蕩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  
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  
猶愈乎三軍皆敗則六卿同罪不得獨責元帥師遂濟楚于比帥次於鄆將飲馬於河而  
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變人伍參欲戰參伍參之祖係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  
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  
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及施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  
未能行令晉政未能專行其號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  
行不獲欲專其所行而不得聽而無上衆誰適從聽蕩子趙盾則為此行  
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比之次于管以  
待之晉師在敖部之間鄭皇成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  
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蕩子曰  
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武子穀曰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六年其君無日不討  
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  
實而申儆之於勝之不可保討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蚘冒簞路藍縷  
以啓山林若敖蚘冒皆楚之先君簞路紫車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置不可  
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於楚我曲楚直  
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楚君之親兵分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廣司馬

增補四書聚考

丁部

十一



以合其取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

舍者為是以廣十五乘亦用舊變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

之以至于昏每日右廣鷄鳴而初駕馬數其時刻至日向內官序當其夜其內

非故致亡君者為次序以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潘楚之崇也

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褊國驕士民哉

梁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文子辭曰梁地而在北境

有武者也夫事君無懼子孫之

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溫何不為也叔敖曰吾聞君子服美益恭小人

服美益倨吾無德以堪之矣出說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吾不受也

我死王必封汝必無受利地人所貪利地者眾之所欲也楚越間有寢丘今屬

固始者其地不利人利之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言荆人畏鬼神越人信吉

之名終可長有者其惟此也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之請

寢丘故至今不失孫叔敖之知知不以利為利矣知以人之所惡為己之所喜

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出呂氏春秋秋異寶篇叔敖相楚知優孟賢人也善待一病且

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汝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貧

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

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笑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

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

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

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

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

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

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

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

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

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

曾子告子下







壤適之中者以為上

孩提

賈誼傳云孩提有識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撕之也王莽傳云孩提之子師古曰嬰兒始孩人所提挈故曰孩提也孩者小兒嗟也一說領下曰孩小兒將學語時能鼓領故曰孩

孽子

庶子曰孽何休注公羊以為孽賤子猶樹之有孽生也通論妾隸之子曰孽孽之言孽也有罪之女沒廢役之而已得幸於君有所生若木既伐而生枿故於文子辟為孽辟者罪也故謂孽子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詩

易乾卦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言九二剛健正中出潛離隱擇及於物物所利

見故其象為見龍在田其占為利見大人故文言曰飛龍在天天下文明言龍德見於地上則天下見其文明之化

面

七發曰陽氣見于眉宇之間浸活而上幾滿大宅

面顏前也顏眉目之間也

黃庭經云玉帝將面為靈宅一名尺宅以眉目口

鼻之所居故為宅九華真妃云向者神之庭心悲則面憔悴妾有童面之經

背

易辭艮其背不獲其身疏身動物也唯背為止艮其背則止於所當止也

西伯養老

漢文帝養老詔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此亦無幾養老之意而未得其取者



兩雅卷倉

唐鳴則生

詩曰倉庚

嗜也采繁

新也蚕之

狀象鳴也

類馬色班

班似虎初

拂謂之耗

以毛掃之

亦尚小不

欲見露氣

又惡水食

而不飲以

三十八口

而化比至

再眠常須

三指以隔

土氣墮塵

埃也飼必

卷窓寒障

蠶

黃帝元妃西陵氏嫫祖始教民育蠶治絲以供衣服後世祀為先蠶周官內宰

詔皇后蠶於比郊齋戒享先蠶及禮記皇妃祭先蠶西陵氏是也

質掌質馬禁原蠶蓋蠶與桑同生於三月故曰春蠶原蠶謂之再蠶一石魏蠶

俗又呼為夏蠶先王之法禁焉鄭註天文房為天駟辰則大火蠶書蠶為龍精

曰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為傷馬也故坤雅

謂禁原蠶者非特護桑又以害馬故耳又術家未僵蠶傳馬口即不能嚼草蓋

其氣類自然相感舊祀先蠶為馬禮事本於此為馬祈福謂之馬祖為蠶祈福

謂之先蠶是馬與蠶同其類耳今人以鹽沃蠶種謂之腌蠶其蠶為上不沃者

次之名曰大蠶白公扶桑蠶長尺卵大如益交州蠶一歲八百南陽郡蠶一

歲八績一杜陽雜細彌羅國連延數十頃其上有蠶長四寸其色金其絲碧

五六寸池中有挺荷蠶經十五日即入荷中作繭繭成其大如斗自然五色國

人縲之以織神錦故人謂之靈泉絲

紀異圖經云蜀之笮有蠶叢帝又高辛氏時蜀有蠶女不知姓氏父為人所

掠惟所乘馬在笮父不食其毋誓於眾曰有得父還者以此女嫁之馬聞

其言驚躍振迅絕其拘絆而去數日父迺乘馬而歸毋以誓眾之言告之父

曰誓於人不誓於馬安有人而偶非類乎馬跪父怒欲殺之馬愈跪父射殺

之曝皮於庭皮蹶然而起捲女飛去旬日皮復棲于桑上女化為蠶食桑葉

吐絲成繭以衣被於人間一日蠶女乘雲駕此馬侍衛數十人謂父母曰太

上以我身心不忘義授以九宮仙嬪矣無復憶念也今塚在什邡音綿竹德

陽三縣界每歲祈蠶者四方雲集蜀之風俗宮觀皆塑女像披馬皮謂之馬

曾補四書卷下五盡心上

長

十二卷

類見明則云  
食也  
西陽雜俎  
考色新羅  
國人有弟  
甚富考色  
因分居乞  
衣食國人  
有與其隙  
地一畝乃  
其畚種  
于其弟也  
蒸而與之  
也不知也  
後生一蚕  
大如牛食  
葉數樹不  
足弟知而  
殺之四方  
百里蚕飛  
入其家謂



之菴王四  
都共練之  
不供

頭娘以祈蠶焉

食時用禮

食以時如禮記獮祭魚然後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之類但主朝饗多噉言於菽粟較切用以禮如冠婚喪祭各有定式不得過侈之類

菽

物理菽者眾豆之總名 范子計然曰東方多麥稻西方多麻北方多菽中央

多禾 廣雅大豆菽也 詩爾風七月嘉穀及菽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穆禾麻

菽麥

登太山

登太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 郭璞注云海經曰泰

山從山下至頭四十八里二百步 宋景文公筆記曰仲尼登泰山見七十二

家字各不同 宋洪邁泰山錄應劭漢官儀 載建武封禪事其叙山勢峭險登

陟勞苦之狀極工于喜誦之其畧云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下騎步牽馬

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望馬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坑峰其為高也如視

浮雲其聳也石壁 音窳 音窳 挑如無道境遙望其人或為白石或如雪久之白者

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卧石上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謂已

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旁山脊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

俛視谿谷碌碌不可見大尺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繩 音索

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掖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初上此

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唇焦五六步一休又曰東山名曰日觀雞一鳴時見

日欲出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嵩山其文之

工悉如此而未嘗見稱於昔賢秦吳周二宮亦無曾用之者今應劭書脫略惟

賈甫曰書終兮下五盡心上

五經通義

曰太山一

曰岱宗言

王者受命

易姓報功

告成必于

告成必于

告成必于

告成必于

告成必于

告成必于

告成必于

告成必于

告成必于

告成必于

告成必于

告成必于

告成必于

告成必于

告成必于

告成必于

告成必于

告成必于

告成必于

告成必于

告成必于

告成必于

告成必于

告成必于

告成必于

告成必于

告成必于

告成必于

告成必于

告成必于

告成必于

告成必于

告成必于

告成必于

告成必于

告成必于

告成必于

告成必于

告成必于

告成必于

告成必于

告成必于

告成必于

告成必于

告成必于

告成必于

告成必于

告成必于

告成必于

告成必于



也

劉昭補注東漢志僅有之亦非全篇也

觀海

關合尹內  
傳云天有  
五億五萬  
五千五百  
五十里地  
亦如之各  
以四海為  
脉

後漢王粲遊海賦含精純之至道將輕舉而高厲遊余心以廣觀兮且徜徉乎  
西裔乘蘭桂之輕舟浮大江而遙逝翼驚風以長駢集會稽而一睨登陰隅以  
東望兮覽滄海之體勢吐星出口天與水際其深不測其廣無臬尋之冥地不  
見涯洩章亥所不極盧敖所不屆洪洪洋洋誠不可度也處嶠夷之正位兮同  
色號於宮蒼色納汚之弘量正宗廟之紀綱總眾流而臣下為百谷之君王  
晋木玄虛海賦曰爾其大暈也則南澗音朱岸北洗天墟東濱祈木西薄青徐  
苞乾之奧括坤之區唯神是宅亦祇是虛何奇不有何怪不儲茫茫積流含形  
內虛曠哉坎聽甲以自居 晋潘岳滄海賦曰徒觀其狀也則湯湯蕩蕩瀾漫  
形沉流沫千里懸水萬丈測之莫量其深望之不見其廣無遠不集靡幽不通

不為頃久  
推移不以  
多少進退  
者此亦東  
海之大樂  
也

群谿但息萬流來同含三河而納四瀆朝五湖而夕九江 晋孫綽望海賦云  
五湖同浸九江叢漑抱河含濟吞淮納泗南控沅湘西引涇渭洲渚迢遞以疏  
屬鳥嶼綿邈以牢羅

瀾

釋名 風吹水波成文曰瀾瀾連也小文相次有倫理也

容光

文選沈休文云明無不察容光之微必照 齊注曰容光小隙 王管輅曰日中  
為光易凡言光者皆明之所及也坤之化光者含坎離也觀之觀光者四五交  
也顧之光者四施初也夫之光者離自下升也未濟之光者二五易也需光亨  
者大壯四之五日西月東四五得位也凡言光明皆兼體用也老子曰用其光  
復歸於明體用合一光明無盡履剛中正而不倚故離自下升光明不疚言無

晉書曰齊書卷下 下盡盡心上

早

十二卷



私照也。謙以剛濟柔。故坎自上降萬物化光。言皆相見也。艮行止動靜不失其時。故坎離下濟。其道光明言久不息也。

楊子

揚子曰臣聞之吞非之魚不許高飛不集其極遠也

楊子名朱。楊子遊於魯。會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為？曰：以名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為死。既死矣。奚為焉？曰：為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若苦其身。焦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飲。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夫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伯夷非無欲。矜清之郵。以故飢死。展季非無情。矜貞之郵。以故寡宗。少宗名也。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然稱之弗知。賞之弗知。與株

楊子曰天下無對制命在內論有之曰人不宦官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

塊無以異矣。天下之惡。歸之桀紂。彼二凶者。生有縱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然豈之不知。斥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皇之事。或隱或顯。太古至于今日。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矜一時之虛譽。要死後以餘名。豈足潤枯骨哉。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于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適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復不可常玩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皇皇爾。竟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偶爾傾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重囚繫梏。何以異哉。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為名所勸。從性而遊。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

曾子曰：吾嘗欲心止。下五。盡心上。十一。二。三。



非所取也故不為刑所及矣

墨子

墨子名翟宋人也太平廣記墨子仕宋為大夫外治經典內修道術著書十篇統

為墨子世多學者務尚儉約年八十有二乃嘆曰世事已可知榮位非常保將

委流俗以從赤松子遊耳乃入周狄山精思道法墨子曰聖人以治天下為

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醫之攻人

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不能攻亂何自起

起不相愛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

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

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雖至天下之為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

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雖至大夫之相亂家

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諸侯各愛

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

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人若愛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視子臣與弟若其

身惡施不慈不孝尚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之身若其身

誰賊故盜賊有無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

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有亡若使天下兼

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

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焉往不禁惡而勸愛

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註

列子楊朱篇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合國而隱大禹不以一身自利

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

身不取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

身不取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

身不取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

身不取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

身不取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

說苑會通 釐問于墨 子曰錦繡 綸將安 用之墨子 曰非吾用 務也錦繡 綸紵亂君 之所造也 本當凶年 有欲于子 隋侯之珠 者有欲于 子一種粟 者將何 擇滑釐曰 吾取粟耳 可以救窮 墨子曰 然則烏在 務乎奢也 貧無用好 未淫非聖 人之所急 也

身不取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

身不取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

身不取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



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朱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曰：弗聽。

子莫 無考

三公

尚書立太師、太傅、太保，茲為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則三公廼官之至尊者也。

又周三公云：太師、太傅、太保。道之教訓，德義之保其身體。漢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為三公。

三公論道之官古者三公無職漢以丞相以下為三公矣失古意

三公後又改丞相為大司徒，太尉為大司馬，御史大夫為太司空。唐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

切

食貨志云：石城十仞，師古曰：八尺曰仞。取尺中臂之一尋也。新安陳氏曰：集註論語：夫子之墻數仞，下云七尺曰仞。愚按：周書為山九仞，北安國云八尺曰仞。鄭

蔡氏傳從孔說，愚證之。周禮匠人為溝洫廣

一尺，之洫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蓋其為溝

亦八尺也。度修廣則計之以尋，度高深則計

丈六尺也。以此觀之，則孔說為是，鄭說恐非。

成子弗狎于不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太甲終喪，明年之正朔，伊尹以冕

芝之河之十崖也。今河水清且漣漪，漣漪風行，不稼

日稼，飲之曰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分類。

凡上

卷

十二



雷山陽見苑

曰履小履也脫屣者言其便易無所顧也

國策云

為之道况為國乎此必別有呼召守者聞之不必

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之教訓師傅之教大司也師主於訓導傳即受而述之此三公之職也少皆上大夫也卿也謂之孤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

多其訊問也言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恃其求之也拂同夫然固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成也其此之謂乎大學止當其可之謂時發憤不凌節而施之謂孫因材而篤之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施而不孫則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



者教之所由廢也。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不牽其強而必進而弗率，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知。

皆有斬絕自新之意，懲艾創艾亦取諸此。

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曰以殉葬，非禮也。

四子滕侯之後，後失國，子孫以國為氏。

勳勞

同夏官司勳。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於大蒸，司勳詔之。

總小功

儀喪服子夏傳曰：大功之經，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之一以為帶。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之一以為帶。禮間大功

布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布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總麻布十五升，去其半。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解見衣夫錦句

放飯流歎

曲禮：侍食於長者，毋搏飯，取飯作欲爭飽也毋放飯，一縱無節毋流歎，長飲毋咤食，以舌口毋齧骨之剛，嫌其聲毋反魚肉，不以食餘交於器毋投以狗骨，不敢賤主之物毋固獲，求之難毋揚

會前... 盡心上



飯以手散熱氣飯黍毋以箸貴其七毋蹀羹蹀音塔羹宜用挾不宜以噎取食之毋絮羹就器中調和

毋刺齒口容止不宜毋歠醢醢宜鹹歠之各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歠醢主人

辭以饗貧饗之味濡肉齒決濡肉饋類乾肉不齒決乾肉脯毋噉炙餅少儀燕待食

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歠疏云放飯者手就器中取飯飯若黏著

手不能拂放本器中箸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也當棄餘於筐無筐棄餘於

會會謂盥盥也流歠者謂開口大歠汁入口如水流則欲多而速是傷廉也故

鄭云大歠嫌欲疾

齒決

禮記疏云濡肉齒決者濡濕也濕軟不可用手擘故用齒斷決而食之決猶斷也乾

肉不齒決者乾肉補肉也堅朋音不可齒決斷之故須用手擘而食之

驅其所愛

按大全訓云驅其所愛於齊長子死焉者

春秋無義戰

春秋書戰二十三始桓公十年來戰于郎終哀公十一年戰于艾陵兩兵相接曰戰書

伐二百十有三始隱公二年鄭人伐衛終哀公十三年楚公子申伐陳聲罪致討曰伐

書侵六十始莊公十年公侵宋終哀公十三年晉魏曼多侵衛潛師掠境曰侵敗師十

有六詭師而勝取師三悉虜而俘按齊桓召陵之戰善其尊王晉文城濮之戰

善其伐楚非不僅與之然一則書遂以譏其專一則書及以譏其意亦未以為

盡合於義而許之

召陵之師註

春秋魯僖公四年齊侯伐楚屈完來盟於師盟于召陵

有隙曰侵 有辭曰伐

春秋書戰 自戰即以至戰文陵 凡二十三

書伐自鄭 伐衛以至 楚公子申 伐陳凡二 百十三

有隙曰侵 有辭曰伐

春秋魯僖公四年齊侯伐楚屈完來盟於師盟于召陵



武城

周書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三月建寅之月朔日魄死三日  
 曰旁死魄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  
 翼日明日 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蒸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  
 子既獲二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  
 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度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  
 率其旅若林會於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比血流漂杵一戎  
 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  
 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鹵簿

漢書 血流漂鹵注鹵浮也鹵盾也其血浮盾言殺人多也又高帝紀云毋得鹵

掠其義亦同

革車 虎賁

革車者以皮為飾者也牧誓言武王戎車三百兩  
兩車數一車兩輪 虎賁三千人孔安  
 國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也  
 虎賁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也  
周禮夏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  
王出則以虎士趨於前後以衛王也言卒伍則有行列矣 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  
閑王所舍 外則以虎士守王閑 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 虎賁宿衛王宮  
 者也虎士八百人天子之親兵也六軍之外禁衛惟此而已 沈約宋志云虎  
 賁舊作虎奔言如虎之奔走也王莽以古有勇士孟奔故以奔為賁

莊周斷輪之意

莊子天道篇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槌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

按羅近溪云革車者以皮革裹輜重傳曰執射御者曰虎賁



公之所讀者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

所讀者古人之糟魄糟酒滓也爛食曰臛云糟爛為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

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

也。而。不。固。疾。則。苦。也。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應。之。于。心。口。不。能。言。

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于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

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袵衣

子華子云舜游於巖廊之上被袵衣而鼓五絃之琴。史記堯乃賜舜絺衣與

琴

古關

易先王以玉海西河玉為天關周禮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聽關市五伯時諸大侯

臧文仲廢

六關洛陽東成國皆有之楚有昭關魯有六關趙有井陘高陽關魏有漳關秦有榆中關晉有

武曰關關之大小不同其塞塞阻隘捍禦邦域則一也然長世守者以道德

為藩不以襲險為屏漢書漢興都關中置關都尉以察偽遊用傳出漢文

除關無用溥漢景復置用傳洛陽遼塞守備之處亦曰關

社稷

社稷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

行義補社所以祭五土之祇稷所以祭五穀之神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

生生之效故宗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周禮大宗伯職以血祭

社稷陰祀自血起貴氣吳也社稷禮記郊社祭土地而主陰氣也君南向于

北墉下答陰之義也墉謂之墉北特牲

壇壝

周禮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

禮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

注傳注社  
實陰險稷  
為穀元帥  
敬萬類協  
貨乾坤  
通典社壇  
在東稷壇  
在西俱比

洛陽東成  
阜關南伊  
關關西兩  
谷關北孟  
淨關

詩序載芟  
春藉田而  
祈社稷



西門築墻  
天子之社  
則以五色  
土各依方  
色為壇廣  
五丈諸侯  
但用當方  
之色為壇

丘民

與其野 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封其四  
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令社稷之職凡祭祀饒其牛牲設其福音衛幅設  
之角以防觸也設衡音朕牽牛音牛其其水音水豪水以滌牲歌音歌舞音舞牲音牲時音時歌音歌舞音舞以  
肥也 及毛炮之豚毛炮豚者爛去其毛寔棗於腹而炮之以備八珍也

祭祀以時

月令春祀  
戶夏祀灶  
秋祀門冬  
祀行季真  
祀中霤

行義 春登社以祈膏雨望五穀豐熟秋祭社以五公穩所以報功立春後五戊  
補 後五戊

八蜡

八蜡一先  
齊二司齋  
三農四郵  
表啜五猫  
虎六坊七  
水庸八昆  
虫

禮郊特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  
牲云 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齋也先齋神農也司齋饗農及郵表啜禽獸仁  
之至義之盡也郵者郵亭之舍也標表田畔相連啜處造為郵舍田古之君子  
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  
庸事也田鼠豕皆能害稼故食之者為有功迎者迎其神也坊隄也以蓄曰土  
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此祀辭也宅猶安也土安則無崩圯  
稼者草木各歸根於藪澤水歸則無泛溢昆蟲謂蠅蝗之屬害不得生於耕稼之土也 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  
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八蜡  
以祀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  
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唐通季冬寅日蜡祭百神于南郊

增補四書身考 下五 盡心下

說

十二卷

周禮春官  
籥章凡國  
祭蜡則歛  
鬮須擊土  
鼓以息老  
物

禮記季冬  
天子乃蜡  
百神于南  
郊所殺



大明用犢二邊豆各四簋俎簠各一神農及伊耆氏各用少牢一邊豆等

與大明同后稷及五方十二次五官五方由峻五岳四鎮四海四瀆以下方別

各用少牢一其日祭并身于川澤之下用羊一卯日祭社稷于社宮二十八宿

五方之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鱗羽羸毛介水庸坊郵表嘒音拙又貓虎及

龍麟朱鳥曰獸玄武方別各用少牢一每座邊豆各二簋簠俎各一禮祭百

八十七座唐禮蜡祭百神大明夜明壇上神農伊耆各在壇下后稷在壇東

五官田峻各在其方水庸坊各在其方壇之後禮記子貢觀於蜡子曰賜也樂

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澤非爾所知

也禮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嘆曰大道之行也天下

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長編宋和峴言聖朝

以臘前七日蜡恐不應於禮蜡臘同用八月

貉稽 無者  
漢書無俚 註

前漢季有贊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非能勇也其畫無俚之

至耳

邶風栢舟之詩 註

汎彼栢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也非我無酒以遊以遊言以栢為舟

不以乘載無所依薄但汎然於中而已故其隱也堅綴牢實而

憂之深如此言非為無酒可以遨遊而解之也我心匪盞不可以姑度亦有

兄弟不可以據依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言我心既匪盞而不能度物雖有兄弟

其怒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富而

選簡擇也言石可轉而我心不可轉席可卷而我心不棣棣富而

可卷威儀無不善又不可得而簡擇取舍皆自反無關棣棣富而

小觀閱既多觀見也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標辟附心也日居月諸諸

君之稱武有殺王之

莊公感于嬖妾夫人

莊姜賢而失位故作

此詩列子新論



訊夫以堯  
愛湯武之  
聖猶不免  
于嫌謗

詞胡迭而微送更也心之憂矣如匪幹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言日當常明月則有時而虧猶

正嫡當尊眾妾當卑今眾妾反勝正嫡是日月更迭而虧是以憂之至於煩冤憤懣如衣不澣之衣恨不能奮起而飛去也

大雅縣之詩

肆不殄厥慝亦不隕厥問柞械拔矣行道兌矣猥夷駮矣維其喙矣

徑蹊

釋名 徑經也人所經由也步所用道謂之蹊蹊僕也射疾別用之故還僕於正道也

追蠡

趙氏曰按周禮考工記鐘縣音謂之旋旋縣謂之幹蓋懸鐘之紐也其形如環環有盤旋之義於旋之上為蟲形以飾之自漢以來鐘旋之上以銅象作蹲熊及盤龍獸各辟邪皆旋蟲之類也洞天清錄云趙步以追為鐘紐於義未安畫家

滴粉介隆起謂之追粉所謂追蠡蓋古銅器欵文追起者漫滅也趙氏釋蠡為絕亦非絕益剝蝕也今人亦以器物用久而剝落者為蠡華乘遍觀字書並無以追為鐘紐者豐氏特據考工記有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又因蠡蟲遂附會以為鐘紐即周禮之旋蟲何其穿鑿之甚也細詳其義當為槌擊之追又

按蠡有四義一良脂切音黎即瓢也東方朔以蠡測海者是也一盧戈切音驟即海中大螺公輪般見蠡出頭潛以足畫之其蠡終日閉戶不出是也一魯果切音裸即疥病左傳為其不疾癢蠡是也一盧啓切音禮說文蟲之木中是也若此蠡字當從盧啓切為是蓋高子以禹之樂用之者多故凡槌擊之處率皆摧殘欲絕有如蠡齧之形蓋追者槌蠡者其形似也

軌

禮書 車迹為轍轍廣為軌左傳曰下而視其轅此車迹也考工匠人營國方

禮書 車迹為轍轍廣為軌左傳曰下而視其轅此車迹也



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國中之路縱者九塗謂之經橫者九塗謂之緯野度以步一步六尺涂度以軌五乘車共廣三丈三尺大寢之門不能容

在野論里數皆以步故用步涂有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今

應門二轍應門朝門也二轍之內經涂九軌國中曰經涂所出者衆故可容九車環涂七

軌遠城曰環涂所出野涂五軌郊外曰野所由者軌人爲軌軌車軌有三度

則謂淺深之數即下文國種馬駕王路成馬駕車路深四尺有七寸

馬田馬駕馬之軌是也齊馬駕金路道馬駕象路深四尺有七寸

之深四尺七寸田馬之軌田馬駕田馬駕深四尺田馬高七尺故駕馬之軌駕馬駕

深三尺有三寸駕馬高六尺故軌之深二尺二寸此古軌有三度也

馮婦 無考  
浩生不害 無考

野老記 說者以爲笠關也非也香白芷之類異名豚之所甘既放之得所又招

之非善治邪說者也

布縷 粟米 力役

禮 按織麻曰布析絲曰縷帶殼曰粟脫殼曰米布縷出於五畝之宅匹婦所

蠶也其成在夏故夏征之粟米出於百畝之田匹夫所耕也其成在秋故秋征

之力役出於同井之家丁男所賦也至冬有暇而始征之力役有二其一軍賦

以冬而更番其一工賦以冬而應役徭役則在軍賦之中催役則從工賦之便

皆力役之征也三者之外別無征焉而取之又各以其時亦可以見民之不擾

矣白帖昔丁男之戶歲輸絹三疋綿三斤女及次丁爲戶者半輸其諸邊戍

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也虛齋蔡氏曰兩稅三限本唐德宗時楊炎所立夏

縷之征惟絲麻二者而已未有木綿也中國之有其在宋元之世乎自古中國

所以爲衣者絲麻葛褐四者而已漢唐之世遠夷雖以木綿入貢中國未有其

種民未有以爲服官未有以爲調宋元之間始傳其種入中國閩陝閩廣首得

其利蓋此物來自外夷閩廣海通船商閩陝壤接西域故也然是時猶未以爲

唐書云帝  
管創業  
守文執難  
魏徵曰人  
欲靜徭役  
毒之世方  
徹哀刻窮  
之國由此  
衰而守文  
爲難

增補四書聚考 十一卷



征賦故宋元史食貨志皆不載至我朝其周禮問師任農以耕貢九穀月

種乃備布天下其利視絲粟蓋百倍焉云九日命有司農事既板舉五穀之要周禮小司徒比六卿之衆寡以歲時

入其數時行其徵令也 又云小司徒三年受邦國之比要稽其民人而周知

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者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

二人任者謂力也有夫婦然後為家 又云卿大夫登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

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 又云凡均力征以歲上

下豐年公旬用三日中甸用年二日無年一日注旬均也唐食貨用人之力

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麻

兩稅三限之法註

問布縷粟米力役之征周禮皆取之而孟子言用其一而緩其二朱子乃有夏

秋之辨夫夏秋之說始出於唐不知何所據而云陳氏曰緩非廢其征但不作

一時並征之耳月令孟夏蠶畢而獻繭稅孟秋農乃登穀始收穀布縷征之夏

粟米征之秋乃一法若唐分兩稅始於德宗楊炎非止布縷粟米之征乃是取

大曆十四年應於賦歛之數併而為兩稅名同實異失孟子之意矣

珠玉

管子曰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王者陽之陰也故勝水其化如神故天子藏珠

玉諸侯藏金石 又曰玉起於玉山珠起於赤野

尹子曰凡水方折者有玉其圓折者有珠韓詩外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

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輝後漢珠瑋中陰精也玢

音璣音明珠色也璣珠不圓也 樊文淵七經義曰珠好者大珠在中小珠環

之 徐東南方草物狀曰凡珠珠常三月用五牲祈禱若祠祭有失則風攪海

水或有大魚在蚌左右蚌珠長三寸半在漲海中其一寸五分有光色一傍小

曾謂同書卷下 下盡心下

卷

十二卷

開元中張

說為相有

人患一珠

紺色有光

各記事珠

或有遺忘

即元北珠

心神頓悟

爾雅云西

方之美者

有雀山之

珠玉焉之

士衡賦石

韞玉而山



婦水懷珠  
而川媚

燕昭王時  
有黑鳥白  
頭集王之  
所即洞光  
之珠員蒲  
一尺此珠  
色黑如漆  
而懸室內  
百神不能  
隱其精靈

形似覆釜為第一其一寸三分難有光色形不圓正為第二沈懷遠南越志曰珠有九品大五分以上至一寸八九分為大品有光彩一邊小平似覆釜者名瑠珠瑠珠之次為走珠走珠之次為滑珠滑珠之次為礫礫珠礫珠之次為官兩珠官兩珠之次為稅珠稅珠之次為葱音匆符珠郭義恭廣志曰有珠稱夜光有至圓珠置地終日不停有石珠山海經曰二株樹生赤水上其為樹如栢葉皆為珠花木海中多珠璣狀如脯有四眼六脚而吐珠天寶遺事云士人家有一珠大如鷄卵微綠色瑩徹如木手持之中空而觀則未底一點凝翠其上色漸淺若回轉則翠處常在下不知何物或謂之滴翠珠

盆成括

路史云盆  
成括請舍  
楚毋骨于  
齊景公之  
露台此處  
蓋括父先  
葬地景公  
占以築台  
也

盆成姓括名未詳何國人括有小才未聞大道虞君嘗謂之曰今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盡乎老

之前智謀無以異乎幼之時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洋洋乎安托無能之軀哉故有枝者不累身而未嘗滅而色不得以常存蓋規之也括不悟事齊而見殺出說苑通志本篇 畧云 盆氏齊邑也盆成子之後漢盆謚為中即將望出齊郡 晏子春秋云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括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

上宮

演繁趙岐曰上宮樓也孟子舍上賓客所館之樓上也詩日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

飴

西溪叢語趙岐注飴訓取孫奭音義曰古本及諸書並無此飴字按方言有飴字郭注云音黍謂挑取物也今字從食與方言不同蓋傳寫誤也說文以飴為重厲乃音纖廣韻飴字兼有黍纖二音玉篇食字部有飴字注音達兼及古飴字又



廣韻餽音黏餒麥粥也然則字書非無此字第於孟子言餽之義不合耳獨廣韻去聲餽音他點友取也其文義正與孟子合孫奭曰本亦作餽音奴兼切此別本孟子也古之經書皆有別本其用字多異同

椽題

椽椽也秦謂之椽周謂之椽齊謂之椽兩雅椽謂之椽洪武正韻曰題椽頭也以玉飾曰璇題一曰壁璫註云椽題屋雷也

食前方丈

墨子曰美食方丈日不能徧視口不能徧味文選應休璉曰膚寸肴脩味喻方丈銑註曰厚四指曰膚肴肉修脯也言肉脯雖少味過方丈之食也

羊棗

爾雅云羊棗按爾雅棗壺東郭璞註今江東呼大而銳上者為壺棗壺猶飽也子細腰者為輓轆棗又有狗牙鷄心羊角獼猴牛尾實小而質紫黑色者曰羊棗

諱名

臣不諱君曲禮名者知尊莊名同而不敢致私敬書同則僖於其長也諱不諱嫌名二名不徧諱謂可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父不諱廟中不諱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

姓名

白虎通云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故禮別類健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者皆為重人倫也姓生也人所稟天氣所以生者也詩云天生烝民尚書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何以為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含五常而生聲有音宮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

晉書四書卷下 下益盡心下

禮

十二卷

野客叢書云古今書藉問其文率多換易往往出于當時避諱而然



家訓風操  
云桓公名  
白薄有王  
皓之稱方  
王名長琴  
有修短之  
口

時故百而異也。氣殊音悉，備皆殊百也。又云人必有名，何所以吐情自紀，尊事人者也。三月名之，何天道一時物自變。人生三月，目煦亦能笑，與人相更答。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故禮服虔曰：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於祖廟。於祖廟者，謂子之。凡風則當為宗祖主也。一說名之於燕寢，名者幼少卑賤之稱也。寡略故於燕寢。潛夫論曰：或傳本姓或氏，號邑謚或氏於爵，或氏於志。若夫五帝三王之世，所謂號也。文武昭景成宣戴，相所謂謚也。齊魯吳楚秦晉燕趙，所謂國也。王氏侯氏王孫王公，所謂爵也。司馬司徒中行下軍，所謂官也。伯有孟孫子服叔子，所謂字也。巫氏匠氏陶氏，所謂事也。東門西門南宮東郭北郭，所謂居也。三烏五鹿青牛白馬，所謂志也。凡厥姓氏，不可勝紀。禮書曰：振公姓振振，公族書曰：錫土姓國。語曰：司商協民姓。左氏稱眾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蓋

姓非天子不可以賜而氏非諸侯不可以命。姓所以繫首，王之正統。氏所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氏之所聚而已。然氏亦可以謂之姓。故大傳言繫之以姓，又言族姓別於上，則氏庶姓一也。氏又可以謂之族。故羽父為無駭，請族隱公，命以為展氏，則氏族一也。蓋別姓則為氏，即氏則有族。族無不同，氏氏有不同。族太平御覽云：古之君子之名，子也。必以信義而擇，淑合所以詳其名也。不以官職所以殊其名也。不以畜幣所以重其名也。不以隱疾所以顯其名也。漏告內外所以昭其名也。書而藏之，所以寶其名也。賤者避焉，所以貴其名也。有字所以尊其名也。

琴張

莊子子桑戶、孟子及于琴張三人相與為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二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與聞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往待事焉。或偏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

買南陽琴張子下益盡心下



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一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即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縣疣以死為決疽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徬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牧皮

牧皮力牧之後孔子門人與琴張魯督為友孔子之所謂狂也

魯督倚門而歌

禮檀弓季武子寢疾矯固不說脫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脫齊

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言失禮之顯者人皆可知夫禮之微者唯君子能表明之及其喪也會葬備

其門而歌

奄人註

禮周春官守祧奄八人天子七廟有奄八人

莠

稂莠俱是害稼者益苗既似禾實亦類粟戴七月莠萑葦未莠則不為莠

葦莠然後為萑葦故先言莠

經

釋名經徑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博物志云聖人制作曰經白虎通云經所

以有五何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人情有五性懷五常不能自是以聖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五

春秋說辭云六經所



以明君父之尊天地之開闢皆有教也

經何謂易尚書詩禮春秋也禮解曰溫柔敦厚詩教也涼通知遠書教也賡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屢此比事春秋教也楊子曰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歟曰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為萬物郭五經之為眾說邪

伊尹

世紀湯思賢夢有人負鼎抱俎對已而笑寤而占曰鼎為和味俎者割截天下有人為我宰者哉時伊摯耕於莘野湯以幣聘有莘之君留而不進湯求莘嫁女於湯以摯為媵臣乃負鼎抱俎見湯莊子湯問於瞀元曰伊尹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之謀伐桀

萊朱

萊朱即仲虺一名仲侃又名仲囀音囀奚仲之後也為湯左相湯伐桀

慙德曰子恐來世以台為口實仲虺乃作誥其語具載商書其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猶之老彭然也左傳仲虺為湯左相正義以諸侯相天子

晉彭成湯名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荀子引中歸之上諸侯自為

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謀已若者亡墨子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於下帝式是憎用棄厥師彼用無為有故謂矯若有而謂有夫豈謂矯哉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為仲虺之告以非之唐宰相世系表仲虺為湯左相臣扈祖已皆其胄裔也

太公

太公東海上人也其先為堯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即伯夷與三禮者虞夏之際封于呂或封於申尚其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曰呂尚尚避紂居東海釣于渭濱西伯將出獵卜之卜人曰所獲非龍非虎非熊乃霸王之輔於



是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太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直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

散宜生

尚書孔注  
散氏宜生  
名

散宜生周之賢臣也初文王為西伯時宜生與太顛闕天鬻熊辛甲大夫之徒往歸之值崇侯虎譖西伯以告紂紂乃囚之於羑里宜生與闕天之徒求美女文馬奇貨以獻紂紂乃赦西伯及紂惡曰盈諸侯去殷而翼西伯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六韜曰文王問散宜生卜伐紂吉乎曰不吉將行之日雨輻重車大公進曰是非予所知也祖行之日雨輻重車洗濯甲兵也宜生乃與太顛闕天南宮适廸西伯彘教惠鮮懷保脩和有夏以受有殷命及武王伐商至紂宮宜生執劍以衛厥後周公留召公作君奭以追道文王時事惟以虢叔太顛等五臣為首稱而宜生則實居其一焉尚書  
太傅散宜生之犬戎氏取美馬驄身朱鬣鷄目者陳于紂之庭紂出見之還而觀之曰此何人也散宜生遂趨進曰而吾西蕃之臣昌之使者注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昌尚有勇謀而為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為相 又曰散宜生闕天南宮适三子俱學平太公太公見三子之為賢人遂酌酒切脯約為朋友 太公六韜云商王拘周伯昌於羑里太公與散宜生以金千鎰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於是得犬戎氏文馬驄身朱鬣鷄目如黃金 項如鷄尾名曰鷄斯之乘以獻商王 淮南子道應訓文王砥德修政紂乃拘文王於羑里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鷄斯之乘注二玉為  
上也 六貝百朋玄豹黃羅青犴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說武  
死 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丹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墜太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與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兩水平地而奮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與武王曰非也天酒兵也卜而龜燔散宜

會甫四書卷分 下盡心下



Handwritten notes in the top left corner of the left page.



坤利曰言其身

季

卷

生又諫曰此其妖與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擒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若精也

Small red and black stamps or markings at the bottom left of the left page.



1  
10

十六

